尤菴幄對
尤菴語錄 金幹所記
江上後錄 韓弘祚問尤菴荅

尤菴語錄

殿疑堂

尤菴先生幄對

己亥三月召對于熙政殿　上曰諸臣皆留身諸臣皆趍出　上又令中官洞開後　上曰汝等皆屏退遠處然後　上曰每欲與卿從容說話而等待累月終無其便故今日則予遂決意為此舉措予亦氣幸蘓快庶幾罄吾所懷矣予所欲言者今日大事也今日虜有必亡之勢盖前汗兄弟甚繁今則漸漸銷耗孤单甚矣前汗時人才甚多今則皆是庸惡者前汗則專尚武事今則武事漸漸頗効中國之事此正前日卿所誦朱子所謂虜中得

中原人教以中國制度虜漸衰者也今汗雖曰英雄
荒于酒色已甚勢必不久虜中事予已料之熟矣
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聽者天時人事不知何
日是好機會来時故欲湏精砲十萬愛恤如子皆為
敢死之卒然後竢其有釁出其不意直抵關外則中
原義士豪傑豈無響應者也蓋直抵關外有不難者
虜不事武備遼瀋千里無操弓騎馬者似當如入無
人之境矣以天意言之我國歲幣虜皆置之遼瀋
天意似欲還為我用矣且我國被虜人不知其幾何
亦豈無內應者耶今日事唯患其不能為而已不患

其難成也對曰　聖意及此非但我東實天下萬世之幸然諸葛亮尚不能有成乃曰難平者事萬一蹉跌有覆亡之禍則奈何　上笑曰卿是試我之言也以大志舉大事者豈可保其萬全也予非以予才及卿能辦此事只以天理人心之所不可已者豈可以才不逮而自畫不為哉況志苟大定則誠自篤誠自篤則才亦可進故常自激昂甫且天意有在予以為似無覆亡之患也天之賦與於予不甚昏庸且使予早罹患難增益不能且使予早習弓馬戰陣之事且使予入彼中熟知其形勢及山川道里且使予久處

彼中無有畏懾之心予之愚心自謂天意於予不至邈然也然羣臣無與議此者而予年漸高居常忽忽不知生之為樂也自卿上来漸有好意思然卿亦孤單甚可慮也卿不為黨論是彼此皆不助之道也然予與卿志同意合常如骨肉兄弟則自有同毅相應之人矣予以十年為期十年則予年五十一矣十年內不成則志氣甚衰無復可望矣吾亦許卿退歸矣此時卿亦退去可也世子甚賢雖父子間豈不相知性質温良仁孝且有至固之心宻是守文之良主渠生長深宮中且不知兵家事似不可強以所難者責

之且未經痘疫故予保之若嬰兒且疾病頻數尚無嗣息極以為念且念渠年少血氣未定恐不能保嗇以致不宜於子又妨於學問故予近日別造一室于彼（因指敬義閣）將使渠在彼讀書且擇謹慎老宦與之卧起予則在此父子相守使渠時〻入內矣父子間事難與人言而卿則有同骨肉故無隱至此矣大槩今日事於吾身不能為則將不能為矣世子之令德足以安保國家如此至難且危者雖不可期而國事則亦無所憂矣且予入內之日則非但血氣傷損志氣亦惰處事不當且見古人壽夭多係於此誠如無逸

之戒則予絶戒酒色不以近身以是予每覺志氣常清身亦完健豈不可保十年耶天假之十年則成敗間當一舉矣卿宜與同志密議之以予所見則宋某亦似無撓當意思如何對曰非無此志只其人氣弱故如是矣李某如何對曰李某常言　主上堅定大志則凡事必須牢實為之且如民人死只令姑葬于家後以待大事成後使之改葬推類以及他事使民費財物疲精力之路一切杜塞專以此事為務可也云矣　上喜聞曰其言如是則真可用者也予意許積則勇可任以事而但聞其人沉於酒色殊無行檢

處下恐脫對字下無恐為字

甚可惜也予嘗以為與我共此者死虜家子孫也其餘則難矣予嘗於萬壽殿經營時托於相地而往坐一處若干臣徵說此事以試之皆邈然無以無意者何痛如之諸臣惟目前富貴是耑恐為此事而國已家覆故言及此事莫不慄然寒心只有慨嘆而已渠輩皆為子孫計而不肯助我、亦他無所為者故亦為諸女生計若大計已定則諸宮家雖已造成毀之切無所難矣對曰自古帝王必先脩己刑家然後乃可以立經陳紀事有頭緒今　殿下不能擺脫冗襍事安知有志之士不為懈體而諸臣之但肥其已者

亦安知不視　殿下而為之也昔　仁祖朝尹煌有言曰上為善以率下者有之矣未聞上效下之尤也此言殊有理矣　殿下試洒濯心神凡干襍事一切不為心〻念〻以此事為主則臣下亦何敢不忘身奉公乎臣前日以諸葛亮不置史官朱子姑待回復中原而立廟之說進言者意有在也　上曰卿言極是從此當與卿凡事密議之然密議之路極難予徐思其方也（後果有如此教者）

今天灾時變如此夫為所不當為固致灾變當為不為亦致灾變昔晉武帝創業之後全無所事故古今

災異之頻仍莫如當時者是知束手靜坐亦致天怒況今所當為者宗天經地義之所不可已者而恬然不為天之示警不亦宜乎今日諸人皆畏我人投虜者生憂此必無之理也渠等欲使我國存保而長為渠輩之利者是其至願豈欲生事我國哉其或恐啉者則姑欲資我以為利也其心則實欲我國之無事也

予之所日夜勞思者唯養兵一事也卿前言養民養兵必相妨何以則不妨耶對曰此非臣之所言乃朱子所說也臣意以為凡係財力一切勿為浪用盡罷

之軍需又行什伍之法使民丁無漏遺者然後每三人擇壯丁為兵以習戰陣其二人出布以養其一兵如今御營之法則以兵養兵便無侵及農民之事矣什伍之法乃周禮也然必先立紀綱然後此事可為也立紀綱之道必在 殿下之無私心也 上曰什伍之法當講究而為之也曰姜嶽事至今人心不平上意以為如何 上曰每欲與卿言此而無其隙未果耳姜之為惡何可一口盡言只以一事言之愛子之心雖禽獸亦有之矣頃於昭顯喪時 大朝痛而責之曰是不慎祗席之致姜聞惡曰自某月以後則

不相近矣其後生子欲宗其不相近之言卽自殺之而匿之其性如此其為謀逆何足怪乎且謀逆事跡宮中知之外間何得知之其事狼籍千萬無疑外間尚今究焉予宗痛心焉對曰其謀逆事跡外間誠不能知然如臣之愚亦不能無疑臣嘗記其時　先王傳教曰埋函置毒必是此人所為夫必是二字是未分明之說豈有以未明之事而罪人以大逆之理乎宋朝以莫須有三字殺岳飛至今天下莫不冤之今此必是二字恐不能默人口也　上憮然曰此則予未之思也果如卿言矣然謀逆則誠無疑矣曰設令

姜真為逆賊然金弘郁豈有知其為逆而捄之之理乎不過所見如是矣　上曰其時予已定法以為如有敢言者卽與姜同罪云則渠何敢不有此法而言之乎此予不得不誅之也對曰此定所以来人言也姜既以逆誅死則法已行矣何可憂人之敢言而復為不敢言之法以禁人言此似內不足者之為故人愈不能無疑也　上良久曰以卿言更思之果如是矣　上曰卿言必稱朱子卿幾何年讀朱書如是慣熟乎對曰臣自少讀大全語類心誠好之而其未讀處亦多矣　上曰朱子之言果可一一行之乎對曰

古聖之言或以古今異宜而不能行者至於朱子則時序甚近且其所遺之時與今日正相似故臣以為其言一一皆可行　殿下試於暇日先讀其封事參剳奏議等書次閱語類中切要之語則必有符合於聖心者矣　上曰當試如卿言矣

凡予所欲為之事及在下欲為之事中間大臣阻當則終不得行頃日布尺宼式予聞卿言即下傳教先令內需司所捧短其尺數而大臣以下難之故事竟不行從此須與同志者議宼凡事矣吾亦欲屢卿於大任而適有忌之者以致卿不安之端也且卿陞遷

則銓選無可任者故至今次且心常昏昧也予之中心所思則雖早晚處卿以大任而亦令兼任兩銓但以多貽以勞事為未安且念如此則忌之者尤多故只藏之心中矣對曰臣決非其才若是則　殿下不知臣之甚也　殿下既有大志又不欲舍臣何敢有退縮之心耶只當以死為期然臣窃無適用之才　殿下只處臣於帷幄之中時〻詢以疑事則臣豈敢不盡其愚乎曰卿意與予不同矣然卿試言今日之事何者是急務對曰此非立談間可盡之說然臣請以平日所學者陳之夫格致誠正之說為古今陳腐

迂濶之言然聖人必不為此無用之言以欺後世也夫格致者所以明此心使之處事得當也心苟不明則事不得其當事不得其當則非但害於政事人心悍然不服亦且慢侮之矣如此而為國者未之有也後世迂儒以致察於草木昆虫之理為格致此雖亦為格致中一事然只專一於此而不先於庶物人倫之大者則惡足為格致而又將焉用哉自　上亦若以此為格致則想以聖言為迂濶不切而莫之肯用力也昔朱子以凡事求是為格致之宗此言當深躰也至於誠意之說則好善惡惡乃其宗事也人君內

自身心之間外至用人處事之際無不用力於此則其於為國何難之有若所謂正心云者人心心體雖已明好惡雖已審然心不能湛然虛明則易為物搖仍為所昏故反失其好惡之心　殿下試於平明未與物接之際此心無有偏着之時自驗其酬酢之如何則其當理者必多而不當者必少矣　上曰此說極是予於早朝多驗其如此其與晝間心體紛擾之時自別矣曰格致而事皆得是誠意而好惡既明正心而心體常自恭然無累如此則事之物之處之皆得其宜矣如是而庶事不理人心不服者必無之理

也然則所謂格致誠正者果是無宗之虛談乎不然而徒以志慮血氣而強為之則雖不無偶合於理者而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一事當理而一事不當理今日好做而明日不好做此於自己常不快活況望他人之信服乎　上曰此言極是此古人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予雖昏愚時亦宗有如此意思如不間斷則何事不可為然意思好時極少矣對曰此程朱所以論學必以敬為主也敬則此心常存無少間斷不敬則心地昏乱好意思旋即衰颯故朱子曰一時意思能得幾時子若是則雖小事不可成況望

天下國家事乎　上曰卿每以至誠道我之不敢忘卿亦自思所以集衆善来嘉言以為共濟之爾最是卿所謂平朝云之者甚切予亦當驗之矣自下所奏之事有拂戾於意者姑為捨置以待中夜不平之意消熄然後平朝起而應之則其所不當者鮮矣以此知孟子之說是至論也對曰自　上如此用功則何憂乎　聖學之不至高明乎　上曰吾有所大悶者今當問於卿而決之也今日大患莫甚於兩賢從祀之請矣予嘗於彼此百般縫縫僅得安靜則私以為幸而此論旋復起發風波大生久而未定其害於事

者何可勝言卿以此是非為如何對曰此非容易說斷者也兩賢從祀之請一國同辭今已數十年此可謂公論矣惟若干人襲其先世緒論或為異同之說臣意以為從祀是重典如曰不可輕議云則猶之可也若其誣辱者則決是悖乱之徒也毋論道德如何而既是先輩長者則後生末學何敢乃爾程門人論先輩短處則程子必曰爾輩但學其長處此豈非善美之風乎 上曰此輩誠是悖戾者何足校乎對曰此輩之不足校誰不知之然其間或有為父兄者不能以之而反有指導者甚可惡也二賢道德學問臣

亦未學也何敢知之自　上若讀其書求其心而論其行事之宗則可知從祀之當與不當矣若不能明知篤信而徒人言之是聽則宗無益於身心矣如光海之於五賢是也然臣於此別有所見而猥不敢達矣　上曰試言之對曰五賢從祀雖舉國之所共請而成者然其中豈無所更加斟酌者文成公李珥嘗只舉趙光祖李滉為可以從祀臣恐此論甚為端的也此後如有大賢如李珥者出則恐當於已祀五賢未祀二賢之中精加取捨使人無可作間也　上曰如此則事雖至當恐益致紛々也對曰臣故曰必俟

大賢然後可為也　上曰今日所意者似非此事而
朝臣章甫以為意之舉予甚病之對曰從祀之舉
雖待論議歸一未晚也至於士習不可不先正也其
誣辱先賢者則　殿下深惡而痛絶可也不可視為
尋常也　上曰卿言是矣此後如有誣辱者則予當
痛繩不饒矣仍曰予與卿今日所言無有論及諸臣
是非黜陟之事而外人則必多不悅者矣對曰誠如
聖慮然亦不可臆逆而短諸臣也　上曰後日復當
如今日而密之商議之路卿亦思之也遂退出
賤臣既退錄為小冊矣其翌月　聖候違豫五月

初四日竟至賓天蒼天蒼天怨痛莫及　因山甫畢抱歸桑梓十襲藏之以詵可出之日而出之若終無其日則欲藏在深處以期於百歲之後矣去歲李子輝翰林密以書問此錄有無且曰頗得以附之冊書余心始起焉終日沉思未能決其可否矣終忽自語於心曰當時天假　聖壽卒有以成其志業則此錄不須有也今既已矣若使當日之言終亦沉沒則賤臣之罪當如何也負當日丁寧之戒此罪反小故遂手自緘封將以專人寄去矣其朝子輝之訃忽然而至既痛其夭折又哀

其好意烟沉悲傷之意久而未已也頃者李道遠
李揆之二翰林又欲如子輝之意而余方以口語
祗伏誅罪恐其回此增益罪戾故次且不敢也今
道遠之請屢至而不已余又自念既許於前而終
靳於後其意何居遂因金景能附至嗚呼我 聖
考宏規大志只見於半日前席之間而一無所施
彼蒼者胡寧忍此惟此孤臣惸惸含恤尚未稱蟻
每念 德音徒自抆血今朝更撿奮封悅若更登
文石親承 玉音遂復飲血而書其封外嗚呼道
遠揆之尚有以識余之孤衷而此錄悉登之汗青

且母或洩之外人而其原本因的當人還之不勝
幸甚

崇禎乙巳七月十五日

後十一年乙卯五月初四日安東金壽增延之自
成川任所来訪余於宜春之謫所延之文正公石
室先生之嗣孫也以余為先生之門人也道語疇
昔相與太息流涕矣臨行謂余曰當日幄對說話
雖知其不欲示人然此等事兩家子孫不相通知
則有妨道理且欲得以附於先祖言行之後以為
一通則於事甚宜子以為如何余曰諾因念思之

老先生平日之所自任者即　聖祖之志事也當
時天若復假以　老先生之年齡而得其便則
天語之諄諄必不在於賤臣矣宜延之不以二
視而欲合而一之也遂錄諸小冊子緘封以寄其
曰幄對者宋孝宗委任張魏公父子嘗召南軒在
幄中商量外無一人故今此說話亦名之為幄對
云八月日書于蓬山之棘城

附

寧陵御札

昨於封啓內得一小封書辭意備悉若非卿之血誠何以至此予心欣悅不知所諭未端卿之不安恐懼之意又何以至此無乃不知寡昧之心乎君臣之間貴相知心勿為外待之言務盡忠宗是所望也密札賜教之言尤合予意予久欲為之而不知卿之意下如何趦趄未果今得此言宗愜予意自茲以往論咨國事庶及其至誠所在不勝幸甚幸甚不但國朝規例如此近日則人心分散故獨對之舉心甚惡之繼

以做出不測之言將不利於國家其勢決不可為之向日獨對之後察人之氣色則甚不悅如洪命夏劄子中措語卿亦領會乎其意可想今日之事不亦難乎以此言之則此路不可不開以通上下之心事也萬一傳信之路極難萬般思量皆不得恰當故不得已使世子手傳也卿亦領會此意而札又傳於世子亦如是則可謂鬼神亦昕不知也豈非萬全者乎小紙中事予當一皆施行卿須勿慮

如論大事則大臣不可不知而今之大臣皆以一時之望循序以進也有幹局之人未易得原平不無其

寸而氣質素欠從容似難為精細之事沈相賢而無
寸完南多病不出有智有慮識事務領相為然而但
不欲擔當重事是可欠也而非此人則亦不可卿須
知此意交結得其親而後可以次第論事矣
西北事亦欲如是為之而但西事尤難深慮不已也
近日憂悒至此憂慮罔極而其中三月雪憂尤可慮
也三月二十六日曉夢金賊自黙提劒入予卧內予
大驚作而叱退夢纔罷近侍報天雨大雪云是何悒
悉之甚也此曾所未有之夢也又何不先不後而適
於此際乎似非偶然也夢寐之事寔涉虛無而此則

似不可付之虛無也近日訛言亦非可恠之甚者乎
暗中似有扇動者矣予常時不為夢煩矣
向日獨對時所言之事厥後別無可議者乎
卿書中辭意詳審覆啓而此外可言之事亦皆言之
毋存自外之心俾盡衷曲以副至望
眼患尚未盡瘳精細之書不但不能亦涉忽遽如是
胡草殊無尊敬之意深用未安矣

尤菴先生語錄 金厚齋榦所記

癸丑九月先生在西郊榦問今有無子而死者獨妻與家在何人當主得其祀先生曰他將欲立後妻姑主之不甫須用兄亡家紹之禮家主其祭而以已者之神主祔于當祔之位方得榦曰如今直教家主其祭却是無祥禫更怎生奈何先生曰這雖說家主其祭既有其妻而服三年之服則是如何無祥禫榦曰題主一段禮經有顯辟顯兄等語此何以決定先生曰此等說已見于短禮問解所謂顯辟也不是正禮榦曰

此既不是正禮則他未立後之前題主及旁題也
難書先生曰須早〻立後仍為題主似好榦曰他
即今無立後者姑待後日得了方是立後則其前
題主將如何處得先生曰此則有非他人所知者
榦問家禮嫡母圖下注曰妾生子謂父正室曰嫡母
正服齊衰三年母娸嫡子亦報服所謂娸字之意
可得聞歟先生默思一上時曰不記圖中有此字
莫是此本入榨時却誤書鋟出者否榦曰亦嘗以
此疑之考得幾多本都盧恁地先生顧趙正郎根
曰家禮冊来此否荅曰不来榦曰曾考見家禮諺

解把娸字釋作為去聲字意未知是否先生曰不知但此圖元非朱子所定乃元末　明初人所為有幾多般誤處不足取信然後當更考

榦問喪服大功章兄弟為出嫁姊妹降服大功而楊氏復添入於期年章下小註是何意先生曰大功是

榦問家禮本宗服圖左邊下面旁註曰凡男為人後者為其私親皆降一等唯本生父母降服不杖朞申心喪三年其本生父母亦為之降服不杖朞此所謂降服二字却可疑凡父母於子苟非承重長

子并服不杖朞然則除承重外勿論為人後與否同一不杖朞是不當言降也今必於不杖朞上更下降服二字這處便沒理會得先生曰問之是也凡人既是出為人後則於本生父母已疎了茲謂之降者蓋亦示疎私親而重宗統之意若泛說朞則與衆子都滾了必須如此說方為分曉

斡問四時節日墓祭因疾病憂患不得已底事或不得行今欲依家禮上旬擇日上墓之禮追後筮日行祭是如何先生曰却不是夫正旦寒食端午秋夕既晚做節日故有上墓之禮今若蹉過了便是

泛然日却如何祭墓是與上旬上墓者不同叅曰
家禮小註楊氏復曰先生云今且說同居同出於
曾祖便有從兄弟及再從兄弟祭時主於主祭者
其他或子不得祭其父母若值地遠做一處不得
要好則主祭之嫡孫當一日祭其曾祖及祖及父
餘子孫與祭次日却令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
又次日却令次位子孫自祭其父觀楊氏此說則
朱子之意既如此今據次日行祭之義捴日上墓
與元不祭者較得些子好先生曰此只說得時祭
非以節日言也

叅问家禮緇布冠制曰上為五梁廣如武之衰而長八寸跨頂前後下著於武屈其兩端各半寸自外向內今欲依此去做其梁甚低便著不得先生曰髻小者便當依本樣做若髻大者量其容髻退却寸數也更無妨叅曰若恁地做專失其八寸之數今以梁之出於武上者為八寸便如何先生曰其本文、勢看如此不得未知如何

叅问家禮深衣制曰領二寸又曰緣二寸今若恁地製得其緣沒領不見其有領是如何先生曰緣用寸半之制已有古人定論須當考見叅曰此制已

見于瓊山儀節先生曰然

叅問太極畫首章下蔡覺軒註曰自陰陽未生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必當先有葉氏釋之曰若以循環言之陰前是陽陽前又是陰似不可以未生言若截自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言之則一陽未動之時謂之陰陽未生亦可也叅妄意天地之間陰陽二氣循環無窮此外更沒他事故未陽之前便是陰未陰之前便是陽又之上面又有陰又之上面又有陽程子所謂陰陽無端動靜無始者此也今若遽以陰陽未生四字齊頭說下則是陰陽亦

有俱未生時不可謂無端無始也然蔡氏既發其說葉氏又從而發明且何歟先生曰果是陰前有陽陽前有陰陰陽合下無俱未生時節蔡氏所謂自陰陽未生而言則所謂太極必當先有者蓋言陰未生而陰之理先有陽未生而陽之理先有也如此分開說其意方分曉今葉氏曰一陽未動之時謂之陰陽未生亦可也陰陽豈有俱未生時節葉說未備矣且以邵詩本文觀之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請更問包羲是他說

坤復之間陰氣纔消而陽氣初生葉說蓋引此詩而失其本旨況既謂一陽未動之時又謂陰陽未生亦可也看他文義亦甚鶻突了又曰一氣元無頓消亦無頓息以卦配月積三十日成一月亦積三十分而成一爻九月中於卦為剝陽未剝盡猶有上九一爻剝三十分至十月中陽氣消盡為純坤然陽纔盡於上則已萌於下積三十分至十一月中然後陽氣應於地上而成復之一爻非但自坤至復也恁地自乾至姤也亦恁地了然則陰陽果有俱未生之時耶彖曰或者有来歲陰陽

未生之語是如何林德涵之說先生曰此言却不然蓋来歲之陽未生而已有生来歲陽之理来歲之陰未生而已有生来歲陰之理一陰一陽循環不息今謂之陰未生陽未生則可也若曰陰陽未生則不可或說鑿矣叅曰然則是理在氣先乎生曰理合下在氣先氣之未生已有其理而氣已生則理反寓在氣中氣之自理生出来太分明了叅曰理者氣之主宰也氣者理之器具也非理則氣無所根柢非氣則理無所掛搭故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乎與氣本相離不得這豈有先後之

可言先生曰一陰一陽者氣也生陰生陽者理也
未生陽而已有生陽之理未生陰而已有生陰之
理〻與氣也豈無先後曰理氣二字如榦蒙學猝
難理會葶一如先生說則是氣之上面別有一箇
理兀然獨立或動而生陽或靜而生陰如此則理
在上一邊氣在下一邊而理氣各在異處先生曰
不然了所云〻者即是就陰陽俱未生處言也夫
陰陽也豈有俱未生時節須把陰未生陽未生說
要得仔細看則陰未生之前是陽也而理本寓在
那陽之裡面陽未生之前是陰也而理本寓在那

陰之裡面故未生陰而陰之本已具於陽中之理未生陽而陽之本已具於陰中之理今就理之乘氣處言則理寓於氣也而就氣之根柢處言則氣生於理也故陰氣消則陽氣息而其所以息者先已有其理矣陽氣盡則陰氣生而其所以生者亦先已有其理矣一陰一陽生々不窮而其理則未嘗不先具也苟徒地着則理氣之有先後便十分易曉榦曰理與氣本混融無間未始相離則自無先後之可言而但仔細十分推上去則凡所謂氣者莫不有理為之主宰就此處着則似是理在先

而氣在後矣今若曰這氣分明自理生出来以此決定其先後則是理與氣判為二物而一為先一為後也便覺未穩先生曰不可夫陰陽二氣本無始終故陰根於陽陽根於陰流行不息循環無窮而氣之所以如此者理本如此故也此理分明如此更無可疑○頃與舍弟讀太極圖余為理先氣後之說舍弟力排其不然累日相爭故以其時所爭者奉質於先生則先生所答如此

幹問四端七情俱是情也何以或曰四或曰七先生曰七情是統稱四端是七情之合理處此則栗谷

先生之說已詳矣叅曰惻隱辭讓是非羞惡四者專以善言也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兼善惡而言也故四端純善而無惡七情可以為善可以為惡蓋四端是就七情兼善惡中單舉其善一邊而言之先生曰浔之大抵七情之合乎理者便是四端又曰七情之包四端有一言可知近觀朱子說有愛恭宜別四字愛非是七情而恭非是四端歟朱子已合四端七情而言之不須更起

叅問寂然不動底性感而遂通底情未及結語先生笑曰此言不是夫寂然不動之中萬理俱備今謂

寂然不動時可見性之本躰則可若只把寂然不動做性看大段有病痛苟如子說是性更無動時節性與情命名殊而其理則一如今只管寂然不動底為性也不得斀曰情是性之動也豈性無動時節所謂感而遂通即是性之動底先生曰性之動雖命名曰情而其宗合下是性之發見故凡性之感應發見處皆有其理其所謂理即非性耶如今會得性與情名異而理同則庶於此可以分曉

趙正卿根在坐顧謂余曰先生此言極是斀問心之虛靈只是氣斂抑以理氣合故斂先生曰

是氣斡曰窃嘗思之天地間萬物之生莫非氣之所為而唯人也得其氣之秀人之一身五臟百骸莫非氣之所成而唯心也尤是氣之秀是故其為物自然虛靈洞澈而於其所具之理無所礙隔然則所謂虛靈者只是稟氣清明故也不是理與氣合然後方為虛靈今且將自家去體察吾心一時間身氣清爽則心便惺〻一時怠惰了便昏〻此處亦見心之虛靈是氣先生曰然故栗谷先生嘗以心為氣斡曰然則心之虛靈分明是氣歟先生曰分明是氣也

榦問盡己之謂忠推己及物之謂恕必有盡己之忠然後方有及物之恕苟無忠做恕不出譬如有形而後有影苟無形做影不得此理覺甚分明然或者謂忠者未發之躰恕者既發之用苟能勉強用力於既發之恕可擴而至於忠此說如何先生曰盡己底是忠及物底是恕須先要盡己方可推而及物或說非是

榦問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五者以一二次第之序看否以陰陽多寡之數看否先生曰上說是榦曰或者謂水火木金四

者皆資於土而生今若以一二次第之序看則天五生土之前水火木金却在甚處此說也如何先生曰四者在於地榦曰地非土歟先生曰土是地之別名地則已生於其前（退更思之果天五生土之前已曰地二生火地四生金則地之已有於其前可知也）榦曰以陰陽多寡之數看也亦好先生曰此說出於黃勉齋夫勉齋是潛朱子嫡傳者他必有實見得然後有此說茅與朱子說差不同今從朱子說為可

榦問水性寒火性熱木性煖金性堅土性實此五者之性是本然之性抑氣質之性先生曰此非氣質

之性却是理幹曰此理已墮在水寒火燠木煖
金堅土實之中各自為一性這豈非氣質之性若
只管理說去似遺却氣質一邊先生曰不然夫
陰陽二氣之中亦有理是亦把做氣質之性否
且水火木金土之理即仁義禮智信之性今將五
性分配五行看則可知非為氣質之性
幹問張子曰知崇天也形而上也與朱子所謂太
極形而上之道陰陽形而下之器有不同夫智理
也理無形狀底物事謂之形而上可也天氣也氣
則粗涉形跡不可謂之形而上也今既曰天也又

曰形而上者何也先生曰此與朱子所謂形而上不同今把智禮二者来譬於天地則智之崇可譬於天故曰智崇天也此天字只以智崇而譬之不是直把作形而上者蓋形而上三字主智而言非主天而言榦曰然則此天字輕看可也先生曰輕者是

榦問程子曰脩養之所以引年云〻如今真實修養果能引年否先生曰然彼修養之士能保鍊精氣所以有長生而久視者榦曰凡人之壽夭長短已定於有生之初是實修養之功所可凌夭而為壽

化短而能長者歟先生曰人稟得天地長遠之氣以生苟養得這氣而無害豈無久生之理叅曰天地間陰陽五行之氣紛糅參差有萬不同而是氣所聚凝而成質故凡人物之稟得是氣者自不能無多少厚薄之分其多底厚底壽而長少底薄底夭而短其理自然如此今只去修養長生上說得来恐涉於誕先生曰夫所謂命有属理者有属氣者然大抵命多属於氣苟從修養上極致工夫無少戕害則氣之短者可化而長少者可變而多其理亦或有如此程子所謂人力可以奪造化是也

趙正卽曰此似不然夫顏子亞聖宜無戕害底事然終為短命何也先生曰此則造物之理自然如此夫孔子大聖也生於其時顏子又以亞聖生同一世天地之厚氣已稟於孔子而未及於顏子孔子之壽雖未及於堯舜然能享七十餘歲則顏子之短命造物之理自然如此且細觀樹木枝幹多者其中必有先死蓋以稟氣不能周遍也若夫修養之術亦是有理此不可謂無是事也斡曰窃意人之壽夭長短已定於當初稟氣之多少厚薄此則一定而不可變但其間或不能無疾病之所傷

酒色之所害其他所以戕害之事不可勝數故是
氣未兌中途而漸盡苟使脩養是氣一切無害則
凡壽夭長短各ㇾ盡其當初所稟之氣譬之樹木
或為牛羊所侵斧斤所害而初無培壅浸灌之功
則是必中途枯死若培壅其本浸灌其根而又無
牛羊之侵斧斤之害自然長大得終其天年然則
脩養之功亦在於不為戕害其當初所稟之氣而
已不是當初稟氣之外又別添得一段長氣也趙
正卽曰凡許多草木皆有壽夭而如松栢比他對
木稟得最長然在斧斤所及處則易以傷在不及

處則得以壽終所謂脩養引年之術要亦不過無傷其氣雖使十分脩養得豈能長生不死與天地同其終始先生曰彼對木元無脩養一事或可如此說人則自與樹木不同若大段脩鍊可以久生且如人之強惡柔惡已定於有生之初尚能變化氣質復其本然之善況人之壽夭豈無變短為長底道理榦曰此則似不然所謂強惡柔惡此非本性合下如此只是為氣質所拘有此兩樣惡故學者致其脩為之功則終能變化復其本善此無他以其所稟之理同得故也至於人之壽夭長短專

繫於當初稟氣多少厚薄而已有一定之限這既有定限則終難凌遷若曰真能如此恐於理逆了趙正郎曰古人有理通氣局之語彼說似是先生曰人之稟氣雖有多少厚薄然其定限則何可知且韓文公唐之儒者他必不為虛妄之言以惑後人然謝自然白日昇天之事以為目見蓋事之所以如此者以其理或如此故也叅曰人之稟氣多少厚薄正如以兜取水或有取底多或有取底少持此兩兜置諸一處則少底先乾多底後乾今若移置少底於陰濕處多底於烈日中則必多底先

乾少底後乾着他養得當初稟氣與不能養得者與此一般趙正卿曰如今把水来說得便不是夫水或有永久不乾底術正合取譬於脩養引年之事先生曰然座有一人曰然則脩鍊精氣長生不死亦是合為底事先生曰否程子以為天地之大賊榦曰所謂天地之大賊蓋以不能順受其命先生曰是

先生曰天一生水底意可易知地二生火底意未易領會榦曰嘗觀先儒說陽之濕氣為水陰之燥氣為火先生曰火合下是陰燥之氣所生榦曰陽氣

之濕如醴上熱氣凝而成水處可見陰氣之燥如
秋来萬物枯落時可知先生曰然陰氣分明是燥
今以男女觀之男之性雖或有燥者大抵女性必
燥於男且氷之為物禀得至陰之氣故其性甚燥
此等處可見陰氣之燥
趙正卿曰鄭東溟也應是異人間死後顏色如生久
無所變先生曰想他必禀得非常底氣趙正卿曰
此人初来多生子女畢竟無後天理誠難理會得
先生曰他以文章名世名人之無後是亦造物之
理也自古幾許名人苟非絶嗣終亦衰替且觀今

世士大夫一派顯則一派微至如禽獸與之翔者無四足與之足者無翔與之齒者無角與之角者無齒此所謂造物無全功大抵一盛則一衰一衰則一盛天下萬物何所不然是故地師看山亦尋山脉斷而復起處蓋山勢逶迤起伏絶而更高方結得好局且如草木一枝榮則一枝枯這莫非氣之流行有專有偏而其理自然如此趙正即曰看他草木其直上之正榦受氣必專而或有直上者枯而旁生者數是何理先生曰正古人所謂旁枝達而為榦是必氣之流行或蕃於此而旺於彼榦

曰凡物之新生者受氣專故發得有力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看他旁生底想亦如此先生曰理或然矣

榦問理先而氣後既得聞命莫極推到陰陽未開闢時則氣之未生想這理兀然獨立無所掛搭到得後來生出這氣而後方寓在那氣中然則這箇理似有懸空獨立之時此一段却透未得願賜一轉語以破迷惑先生曰此知之却不難夫陰陽合下無俱未生時節盖未開闢時屬陰而其所以陰底即理也既開闢後屬陽而其所以陽底亦理也且

如以天地言則天屬陽而地屬陰以一年言則春屬陽而秋屬陰以一日言則晝屬陽而夜屬陰自此推去何莫不然故未闢闢時是陰既闢闢後是陽又前有陰又前復有陽陰陽無端動靜無始而此闢闢前又有闢闢則理豈有離氣而懸空獨立時節此理分明直截勢如破竹

榦問水火木金土之性先生以為不可把做氣質之性看榦終不能領悟蓋以理言則理本一也故理無偏正厚薄而以氣言則氣有萬殊故氣則有偏正厚薄然是理既墜在這氣中則隨其氣之偏正

厚薄而亦有萬殊然則這萬殊處是氣之為非理之謂也故性未嘗有異而從原頭理一處看則謂之本然之性從氣質萬殊處看則謂之氣質之性是又不可混雜看也今水火金木土五者各有五樣氣質逈然不同而這理便墜在那氣質不同中自為一性而不相假借熱之性與寒之性異煖之性與堅實之性異所謂各一太極者是也這既墜在氣質各為一性則謂之氣質之性恐無不可先生曰仁義禮智信五者雖各為一性不相假借而其實一性也這金木水火土之理即仁義禮智信

之恠以此分配看豈不分曉

先生曰頃聞北方人頭上生角却信然否趙正郎曰此非角想得是肉端叅曰是亦理歟先生曰是亦理天下豈有無理底事叅曰理者乘氣動靜者也故氣變則理亦隨而變然則此非本然之理乃乘氣之理也先生曰然

趙正郎曰世稱襄風通雪是何理先生曰也應是隨他山勢趙正郎曰襄之多風通之多雪這豈與山勢相關得先生曰天下東風而兩獨關中以西風兩是山勢使然叅曰曾聞我國嶺東以北風而兩

先生曰此亦山勢使然趙正卿曰聞近来東海魚族漸ニ去向西海生先生曰此吾所以深憂南方斡曰向見西厓說遼東舊無青魚壬辰前遠人無數網得謂之新魚先生曰此蓋將有壬辰兵乱之兆也先生在房內辟下賓客滿座余在房門閾外酬酢之際先生以膝而前漸次以進至于門閾之內幾乎接膝矣○關中以西風而雨程子以為山勢使然

先生曰知得底是心之靈知而不妄底是心之力

癸丑九月先生在東郊

叅问家禮外執事先生曰未曉似是奴輩叅曰考之家禮凡祭祀執注執盞等事執事任之其中又有執事皆再拜之文且看圊式執事在衆子孫後想来嗄做他奴輩不得先生曰或似是子孫叅曰看家禮序立文及圊式既有子孫立位又有執事立位這分明非子孫先生曰此吾所以未曉

叅问今有人出繼疎族不幸本生父母無後而死欲為歸宗則彼此父母已死此禮却行不得欲班祔本生父母於出繼之祠宇則緣他疎族世代已遠却無班祔處未知這如何處得先生曰須為本生

父母立後斡曰立後人求不得則奈何先生曰須別立祠宇以祀之

斡問韓昌黎王文中孰優先生曰王優朱子以韓為諂諛戲豫之人既云諂諛戲豫則更何足議

斡問五行之性如何非氣質之性斡心下有疑未能釋悟夫陰陽裒合各以其類而成質故陽之稟者為木陽之盛者為火陰之稟者為金陰之盛者為水而土則稟其冲氣五者之氣質既異則隨其氣質而性亦不同如火是陽氣偏多故此理墮在陽氣多之中而其性便圓熱者自熱而不資於寒理

在陰氣多之中而其性便寒熱者自熱而不資於寒ㄧ者自寒而不借於熱此所謂五行各一其性而不相假借者也今就此氣質不同中拈出理一邊言則謂之本然之性可也若以墮在氣質以後言則謂之氣質之性有何不可先生曰陰陽二氣中亦有理是亦把做氣質之性否夫陽氣生於春而盛於夏陰氣生於秋而盛於冬二氣流行四時順布而這五行之理已具於其中故火未生而彼陽氣盛之中已有生火之理水未生而彼陰氣盛之中已有生水之理如此看則其寒其熱合下是

本然之理何必以五行既生後論也榦曰以五行未生前言果是本然之理以既生後言雖謂之氣質之性可也先生曰此所指而言者不同豈可於理上添一箇氣質字且把五性来看則仁義禮智信五者即五行之理子亦也應從氣質性上說去榦曰此則似不然凡人莫不受天地之氣以為質稟天地之理以為性今放下氣質一邊而單言性則可謂本然之性若兼氣質與性言則可謂氣質之性者来五行之性亦當係地且道指理之在氣質者喚做得何名先生曰本然與氣質所指而言

者不同豈可以五行為氣質之性他日進謁寒暄畢先生即出示近思錄太極兩五行各一其性下張南軒注曰五行生質雖有不同然太極之理未嘗不存也觀乎此則五行之性似可謂之氣質之性然統理之在氣質底論則却是本然之性是又不可不知者又曰君讀渾幾許書曰斡鄉曲初學嘗不博觀古書茲未免孤陋之歎先生曰如二程全書多有奧澁難解處惟朱子大全語類等書明白平易須常常觀覽可也

甲寅九月先生在水原萬義

先生在萬義小刹患赤白痢尹體元以門人来侍疾一日先生顧謂斡元曰今日乃先師諱辰吾病雖如此當用素饌斡元曰先生之疾既重元氣大敗素饌恐不可用先生揮手止之終日不御肉

尹體元問馮翊之義先生曰馮即憑字翊佐也言依憑輔翊京師也又問扶風之義先生曰扶風地名斡曰曾見綱目注扶助也風化也言扶助天子風化也先生曰然則是與馮翊之義一般斡曰然矣

先生曰安知舊時官弼因為後来地名

李性碩問董家曆言天下地形如冬瓜懸空橫卧頭

高尾低凡人物都貼點他上面以生先生曰非是
體元曰地形若如冬茶横懸者其上人物必跌蹉
墜了如何居生得先生曰天下地勢西北高東南
低自崑崙逶迤而下至南方漸低了不是緊急傾
側所謂冬茶横懸人居其上之說猶或似矣若其
冬茶蒂懸在甚處且其蒂懸處人物必居生不得
想無是理

薛尚人有所思雖千里外事皆了然於心中未知這
心往在那事上否抑那事入来這心中否先生曰
也應是心往薛曰何以知心往先生曰心本是活

物故也

仲固問嘗觀晦齋集有心先動性先動之說此似有病先生曰果有病蓋吾東理學至栗谷而大明栗谷以前雖如晦齋之賢其學如此

榦問朴潛冶學問先生曰不知孝其言曰人之四肢百骸各有一心目有目之心耳有耳之心口鼻有口鼻之心手足有手足之心故割其手則手之知痛此乃手之心割其足則足之知痛此乃足之心沙溪先生嘗以此攻其學術之差又曰非手足上各有心凡四肢百骸是皆屬我者故纔割手足此

心已知其痛豈手足上別有一箇心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蓋心之知覺本一而已不是四肢各有知覺如今割去手足便作一条死肉此已不屬乎我故雖百般鉏剌無所知痛此處可見

斡問趙相國浦渚學問先生曰未曾見得他文字不知如何荣他居家孝行則至矣斡曰嘗聞其所著述間與程朱不同先生曰苟使吾之所見未到有以致疑於程朱說則可若不然而斷以程朱說為非決不是問立朝大節先生曰此亦可知

斡問尹鑴文章先生曰看他文章大類戰國辯士氣

習縱橫詭譎如我精神少者莫究端倪又曰嘗觀
明朝石齋集其文章與他彷彿且其立言多與程
朱相背又曰他排擯朱子甚力而世人靡然從其
說此亦可見世道之變如尹吉甫觀其平生所守
堅確然聽他論議不得不動窃嘗怪之吾嘗以為
集羣聖而大成者孔子也集羣儒而大成者朱子
也夫朱子不特中國尊慕雖夷狄亦知其尊慕獨
他力攻之雖謂他愚悖可也
緜問向觀權持平惰攻閔禮其言都從憤字上發出
来先生曰此人之大人豈不是好人至於論議不

合有所憤激則其言無倫況此人乎

有人寄問目一紙于先生其中引朴潛治言而有朴公知誠曰云云之語先生覽之曰此非後學尊慕先輩之意今此稱名叙不可

斡問國恤未葬前凡遭大小祥者却如何處得先生曰到夫日須以忌祭減數畢行且俟國葬過後擇日為之可也減數者如不三献不讀祝之類是也

斡曰曾考古禮凡大小祥并擇日祭之不用忌日先生曰今俟國葬過後擇日行之者蓋援此也斡曰曾看退溪說國恤卒哭前凡祭并用素饌是如

何先生曰此則似難行

斡問今有父死纔殯而其母踵亡者或曰母亡既在父死後當申三年之服或曰是在父喪三年內即同之平存宜服朞年兩說孰是先生曰在古禮可考也儀禮喪服章齊衰三年條曰父卒則為母疏曰云則者欲見父卒三年之內而母卒仍服朞要父服除後遭喪乃得伸以此觀之當服朞

斡問今嫡子有父在母喪者未及朞年而身死嫡子之子既服其父服又代父而繼服其祖母服或曰父服乃斬衰三年祖母服乃齊衰朞年當以斬衰

為重而常服其服或曰祖母服乃承重服也父服雖重當為祖母壓宜以齊衰為重而常服其服而說誰得先生曰承重為重常服齊衰可也斡曰他之祖父今年已八十有餘以七十老傳之說觀之其祖母葬及祭時孫當主得其事先生曰然

先生曰嘗觀霞之在野者到那散時必歸于山者是何理斡曰是必氣有相感之理先生曰然仲固曰夫霞者本来是山澤之氣茲其所以散時必歸于山先生曰凡物其終必反原此亦其理然也

斡進履素齋心性情畨先生覽之曰大槩得之然不

能無可議者

斡問曾見靜菴趙先生祖墓有短碣是南袞所撰為靜菴後者似當曳而仆之先生曰此既靜菴所立今難曳仆先生曰書碣者誰也斡曰字畫漫滅不能記先生曰因此漫滅改立他石似好

水原儒生問月沙李相可建書院否先生曰此事甚重未易言也曰然則是不當為者歟先生曰是何言也昔者有以栗谷先生書院事問于牛溪先生者牛溪先生以章躬重大答之夫栗谷書院豈有所不可者然牛溪之答如此者誠以事躬重難故

也

斡問圃隱出處可起先生曰誠可起斡曰嘗觀退溪說以為圃隱必不事二姓辛禑決是王氏子先生曰然則圃隱何以得參於殺辛禑之勳此是彼必非彼是此必非畢竟可起

斡問牧隱入　我朝或有失身之事否先生曰無斡曰然則何以赴　太祖之召先生曰　太祖在潛邸時常尊敬得他故雖在　受禪之後猶以賓師之禮召之是以至耳不是失節又曰此人負一世重望而終不屈　太宗憲之及歸到驪湖　太宗

送酌一瓶飲之即死斡曰此老詩云真黃花對偽
淵明似有寓意先生遂咏其詩曰人情那似物無
情觸境年来漸不平為向東籬著滿面真黃花對
偽淵明此詩之作蓋在葦代之前仲固曰然則此
只歎其未得弃官故去之意先生曰然

乙卯正月先生在鎮川吉祥寺

尹鑴託以山林前後召命皆不應及南人當局拜掌
令自上一番遣史官傳諭尹即出人皆笑之斡
問此人出處如何先生曰未知也昔 先王朝此
人封還持平告身蓋以告身中書順治年號為嫌

故也余謂同春曰此人此事高似伯夷同春笑曰吾於尹之為人知之甚詳本不是潛光葆彩底人物早晚必出其說今果驗同春先見之明不可及也

辛酉五月先生在黃硐冷泉

斡问孟子浩然章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云云諺解釋以予觀之予字作州此未為不好然斡之妄意不若以此予字作宰我之名看盖予即宰我之名也宰我自稱其名而曰以予觀於夫子云云未知如何先生沉吟良久曰以名看其意長比之諺解

不啻朕以一倍

尹鑴賜死後先生曰尹之何罪可死余則以為潛造匿名書欲盡屠滿朝搢紳此罪當死斡曰愚意則不然論尹之罪當以管束慈聖一語為案一潛造匿名書猶在案二矣先生曰然宋德普顧謂余曰子之門中長者甚惑於此人先生笑曰汝休說此言汝祖當初亦嘗惑矣

時 閔中殿新入宮中而再有地震之變先生瞿然懼曰中殿新入而變異如此他日之事豈無可慮者耶

先生曰近来名士騶從太多如銓曹郎官出入時前
唱後擁填街塞巷此為不可叙九曰此乃官人威
儀不可廢者頃者閔台鼎重為大成時簡其徒從
而出路逢穢物馬驚而墮幾乎殞命矣先生曰然
則五羖大夫之勞不坐乘暑不張盖行於國中不
從車乘者亦非耶叙九嘵嘵不止先生默然不荅
月夜侍先生話德普指月中微有黑處曰是何物也
先生曰此山河之影榦曰嘗觀程子說以為月質
本黑受日光而明月中之微黑是其本質云矣若
所謂山河大地送影碧落之說本出於佛經栗谷

先生天道策問中亦嘗譏其說矣先生曰此分明是山河之影也

斡問嘗看程子論日之形曰氣行天地之中而氣須有精麤故其日如輪比之鋪柴薪從頭熟著火到麤其光皆一般非是有一塊物推著行將去氣行到寅則寅上有光行到卯則卯上有光此說如何

先生曰不知其然也

先生新搆草屋數間於黃硎冷泉堙上以一長板橫押于兩梁間而置羣書于板上一日先生使受學童子搜出板上冊子攀升之除梁上橫板動搖而

落于先生之前撲墜先生所着毛冠先生端坐不
動徐言童子曰無乃有傷使之酌飲燒酒以鎮之
先生曰余少時讀書于山堂有一老釋相我曰子滿
面權骨他日立朝必威權恭然云矣
先生容貌魁嵬氣象尊重拱手嘿坐望之可畏真所
謂崇山喬岳及其接語甚和易
庚申更化後先生自海島謫所放還承 召入城寓
任于於義洞時臺啓方請金益勳加律遠竄余偶
到洛下士直見余曰聞尤丈欲救益勳果甫時論
益垂不可收拾吾輩何不一往奉議耶余與士直

聯轡而往則賓客充滿于外庭及內庭內房內大廳遂至尤丈所在處則四面筵坐殆不能容膝矣拜謁後先生問曰久不相見其間讀得幾許書耶斡曰病憂連綿全不讀書矣先生曰吾入洛後問諸年少人所答皆如此近来時體似如此矣欲言金事而賓客滿堂有煩觀聽士直回首顧余有欲言不言之狀余曰容有奉稟于先生者容擾如此不敢矣諸客相視愕然即為屏退士直曰閒先生欲疏救益歎然乎先生曰然士直曰何也先生曰近日臺諫所為誠有不可料者初請罷職再請門

此以下即乙卯
[illegible]錄誤在庚
申下

黜吾以為金罪相當故無一言以救到今又請遠竄此後安知無按律之舉耶金乃吾師門子弟也豈可坐視其死而終無一言耶士直屢言其不可先生曰師門子弟不可不救苟至於死則吾當以去就爭之

榦曰近聞尹於今日事持論頗緩云矣先生曰緩論不是渠之本心唱起夷主卑宗之說者豈為緩論乎若使此人緩論今日事或不至如此之甚也又曰自數年前因京中士夫聞之此人居在城中板援幽陰晝夜謀議吾則已知有今日事久矣

斡曰吾玄石先生以閔禮一事亦不免今日之禍誠
可痛惋先生曰此何傷乎以吾觀之著為禪繼說
謄傳中外必欲逐人者勞苦甚矣
斡曰頃見先生答簡中有不覺彪颸左右咎至之語
此可見先生於今日事不少槩意也雖然時事到
此寧無嘅乎先生曰此實彼蒼者所為任之而已
奈何某國事至此豈不可憲耶曰今日攻先生者
不識禮文本意剿出無識之言罔有紀極此則不
足以損先生而或反有光也先生笑曰謂之有光
則不知也但此輩無識甚矣見其咎啓措辭專用

己卯袞貞單攻靜菴之辭此則或有光於我耶

榦問丙子斥和三學士北行後不知其死生近聞尚今生存方在吳王軍中（吳三桂降于虜封雲南至是舉兵以復大明為名）果甫則實是異事但虛實未可知也先生曰頃聞吳王以同仇討賊之意馳檄于倭而倭又以其意傳檄于我國其時吳尹二人書其生年生月生日及小字自日本送來茅自上恐其語泄密喻筵中曰漏此言者以一罪繩之（蓋恟於北人而諱倭檄之來）故朝家諱之又曰頃者永安尉之子來見我問以此事則荅云曾以此問于譯官張炫則一切隱諱其後

張往其時專對者家詰之曰此言不出於我口而
如是傳播必是自大監出云若是一切虛語則張
言不如是也今觀兩說自南北来而與之暗合以
此推之所謂生存之說似是也又曰吾曾撰三學
士傳蒐集其時文書細考之洪則所謂汗伊者躬
自鞫問曰甫之獨主斥和者何也且我豈不可以
為天子耶洪曰甫乃　大明之賊奴豈以天子稱
之汗伊大怒盛罵使之出斬武士即為持刀押去
洪則想於其時見害也吳尹則龍馬兩胡出鞫而
招　昭顯世子宮官與之參聽兩胡問于吳尹曰

甫之妻孥在甫國者吾當率来授汝：冐居生于我土吾尹曰吾之妻孥想必於亂離中盡陷沒無所招来吳曰吾則本無妻孥并不屈兩胡即使人押去今雖不知其置之何處而吳尹則想不見殺也又曰洪乃丙申生也尹丁未生也吳己酉生也當時若不遇害吳尹之年想今不至於老而死也

江上後錄

永叔姓名韓弘祚居禮山

永叔問尼亭始末先生曰此非尼事乃國事也請劈初言之麟坪之子諸福素是驕桀今　上初年數有違豫諸福陰蓄不逞窺覬非望但時西人當路恐難售計遂投合諸南以鑴穆為帥欲為排擯西人之計而但無隙可乘乃相與密謀以為宋某乃西人領袖若排去宋某則諸西必盡起而扶護矣隨其扶護而次茅擯去則可以盡逐西人而茅逐宋某罪案當據何事又謀曰已亥禮論終拂人情以此為罪案則去宋某如反手耳遂乃譖間內外以煽甲寅之禍時積為首相諸福乃潛見積庶子堅曰今　上如有

不幸汝使我爲嗣我當兵判汝矣堅大喜遂祭天爲盟是時清城獨掌西銓密知其機遂審詧以成庚申之獄大抵南人則以此獄唯福堅窺覬非望罪止其身足矣然猶異於犯弑之逆云（俟上不幸啚其爲嗣故云）至於黑水輩則謂被士禍而視清城猶衮貞此南人之所以冤庚申獄也彼拯是權諰之壻拯弟推是李㮚之壻權李卽南人巨擘而權子愭李子三達又南人中最桀者也拯推多與愭三達相處大抵人之密好以情相告者莫切於娚妹也庚申之獄所聞者無非愭三達之言清城之事所聞者無非愭三達之言而拯本虛弱遂爲其說透涵以清城爲後日大禍之魁且

意尤菴自巨濟来若聞清城事則必與清城有異矣及尤菴上来聞獄事乃曰清城不無保社之功拯乃失魄大驚曰此爺所見何為如此若從此爺終陷坑塹必如畢齋之寒暄矣始生角立之心而不得其援及得玄石然後始有背叛之迹矣其得玄石抑有曲折昔老峰常自謂使我當路則必為静栗二先生未施之事業當庚申後文谷為首相老峰為左相清城為右相老峰素不快清城且悪與外戚同事之際清城適使彼國老峰遂欲設施以語文谷文谷揺首不可以為當此新経大獄　主少國疑百姓未附之時惟當静以鎮之以延國脉不宜紛更以致顛覆也老

峰不得下手而士類以為閔相前日之言都是虛張今已
當路何無一事攻訶皆至閔相悶甚以為吾之所為阻搪
者文谷也使山林人在朝則豈有如是遂欲彈去文谷而
致尤菴卽白 上遣承旨以招尤菴尤菴不来又招玄石
玄石曰我雖欲入而但山野之人無主人不可濟事老峰
曰我當為主人玄石曰豈有山林之士倚戚臣而能為國
事者乎 時仁顯王后初升遐位故云 老峰尤為悶菀曰使尤菴在此則
入来否玄石曰然則幸矣老峰白遣承旨具書尤菴曰雖
不欲當路願暫上来以致和叔如何尤菴曰吾雖嫌不行
職使我為和叔主人則吾豈不為乎且吾有欲請 太祖

徽號事請後當留為和叔後援遂自驪州赴　召至京江
邀玄石喻以同入之意玄石卽樂聞遂入京日不離尤菴
執弟子禮甚恭玄石曰尹子仁可招而来尤菴曰子仁肯
来否玄石曰先生與小子皆在此渠安得不来尤菴曰苟
招之玄石卽白　上招極乀来止果川羅良佐家辭職不
来玄石曰吾當往見與之偕入遂見極乀留與同寢謂玄
石曰追錄勳削而後可以為事兄能之否玄石曰不能極
曰外戚之黨擯而後可以為事兄能之否玄石曰不能極
曰今之時態異已者斥之順已者扶之此風除而後可以
為事兄能之否玄石曰不能蓋追錄拍金益勳李師命韋

也外戚拍清城光城老峰也時態拍尤庵也拯曰此三者不除則吾無可入之路矣曰留玄石三日盡道其所聞於惰三達之言以為若隨尤庵大禍將至玄石遂大惑無氣而入来尤菴已知為拯之所中矣玄石乃不稟尤庵直入榻前力排徽號之議還去坡山尤庵見事機危觧自高陽入金剛還歸舉陽自是京裡少輩趍附玄石玄石與拯甚好而拯黨漸盛於是乃曰其父墓文及所謂木川事遂叛尤庵其實拯本以西人腔子充以南人臟腑故怵禍之心常為根基而墓文一事特其與尤庵角立之題目也此事曲折其脉甚徼故世人鮮能知之耳

永叔問光南事先生曰此事顛末世人鮮知吾今語賢可以語後人也辛酉年監試有一空皮封試卷考官見之則乃告變書而所告卽午人十三大家也一考官曰黨匿名書有律此當火之一考官曰可火者尋常事也此若不虛則國家之禍當如何遂堅封密入 上卽招清城付之仍使密啓但所告諸人散在四方清城受密托而無緣審察時有金煥者本以西人業武得官於午手者也清城潛召煥謂之曰國有大變而無路察識汝須善為密察以告煥辭以不能清城脅之曰若不從命當斬汝矣煥曰當如教但密察之術奈何清城曰今許璽瑛方在龍山汝稱以

避接往其鄰家交深之後與之博局曰其勝彼之際爾乃曰取人之國亦當如此云爾則可以徵觀其色矣彼如無怍色則因與同寢密議以共敗可察其真偽矣煓曰彼無此意而反以我為敗則奈何清城曰此則都在吾手勿憂也遂資金煓銀錢以為納交之物煓一如其言璽瑛果與響應煓乃報清城清城又使察柳命堅命堅則煓不能親只與命堅之戚全翊戴者交結以探命堅動靜而未及詳知之際清城以不得已事往彼國乃以金煓事付諸光南光南使煓悉探命堅消息則煓每潛問翊戴但答以殊常之辜如製甲製弓等事而實無的信之報且告變中又有所謂李

德周即其魁首云故亦使密察而未及之際忽有物議以
為金燮佯為密察而實謀不軌中外喧藉光南即招燮以
告其說仍使汲〻告變燮大惧乃請軍牢曰願執翊戴同
與告變光南即與軍牢一雙燮乘昏至翊戴家悉招翊戴
而使軍牢執以還家囚之內室脅之曰汝與我當悉告變
可免大禍翊戴曰柳也本無反事吾何誣告堅拒不聽燮
乃白光南使囚禁府而又謂光南曰吾當入告而設鞫之
後即招翊戴問其事願牢囚以俟光南遂囚之於是燮乃
告變即設鞫廳捉來璽瑛則不下一杖而自服燮即為勳
臣升坐中階燮意翊戴亂語無實則恐妨已事遂不推來

光南方俟推去而終無消息悶甚難處自詣鞫廳告其事文谷為委官乃曰鞫廳事非出於　御教及罪人招辭則不敢擧論光南悶絶莫知所為時清城已還同為委官乃謂光南曰往見房密啓則事下鞫廳乃有可處也光南曰吾本不文何以草啓清城即取簡皮略草啓辭使之達之事遂下鞫廳即招翊戴而問之則翊戴見燮已為勲臣而升坐帛以為我若告變則亦當如彼乃告柳命堅謀敗帛拿致命堅與翊戴面質卒無所驗遂斬翊戴此光南事始末也大抵當初考官之密奏試紙及　上之密付清城清城之又以密付光南之事甚為秘密故其時少輩罔或有知

而但聞光南之資金煖以誘璽瑛而終致逆誅遂大不是
光南曰益勲之誘致叛逆者其設心甚於親為叛逆云云
而将有致罪之舉是時尤庵在驪江白　上遣承旨趙持謙累日留待審言光南誘致叛逆之設
偕来故承旨趙持謙累日留待審言光南誘致叛逆之設
心尤庵聞之亦以為無狀雖死不惜少輩遂大喜以為長
者所見亦與吾儕同及尤庵入京則文谷老峰清城盡白
其本末事機光城一家亦来訴其曲折尤庵始知顛末乃
曰事果如此則益勲非其罪矣少輩遂大潰以為長者亦
有偏私變其初見趙持謙韓泰東輩自是角立矣
永叔問　孝廟君臣復讎之事人至今以為迂闊其時事

機果如何先生曰吾則以為太不透澈者莫如　孝廟尤庵也　孝廟入彼國時彼之南戰北鬨皆得隨行故虜之兵戈技藝將帥能否皆習聞而悉知之惟龍骨馬夫八王九王四箇漢為不可當底英雄而　孝廟在彼時龍馬八王皆死惟九王獨在盖　孝廟登極殆將十年而猶不敢為北伐之舉者以其忌九王之難殼也丙申年九王死　孝廟以為無足畏者遂於戊戌與尤庵密勿經營而未滿一歲奄忽升遐天乎痛哉盖　孝廟之意亦以為衆寡不敵不可長驅惟養兵蓄財閉關絶約如又未能則內備脩攘外存羈縻以待彼釁欲為迎擊此　孝廟本意也何謂

永叔問姜嬪事先生曰此宮禁事豈可詳知但尤庵於孝廟獨對時從容白之　荅曰此則我家事我當詳知之卿須信我言尤庵不復言但白金弘郁子孫勿為禁錮荅曰當從卿言初　仁廟罪姜嬪時未得罪目適趙絅自以為伸救疏而有曰人臣無將有將則誅雖然曖昧云云仁廟雖黜趙絅而卽取其疏有將二字以為姜嬪罪目尤庵以此嘗斥趙絅且絅事猶為微末而至於尹鑴洪宇遠則是乃爾瞻輩也其時所謂照管語脉世人徒知出於鑴而不知出於宇遠也請索言之自甲寅後諸福與清風金

佑明及諸南交結日深至於潛奸宮女將有不利之漸
明聖王后雖知之而以清風不應未如之何矣時有許珽
者昻　仁廟初潛時友人許啓之子也而長安大俠也一
日突入清風家曰吾外南而內西也公外西而內南也今
日吾與公為偏論可乎清風曰何謂珽曰　仁祖氏吾父
之別交也故　仁祖之子孫與吾父之子孫乃為世交今
吾世交之家子孫如彼單弱危不保朝夕吾以是憂之寢
不能成矣仍涕泗滂沱清風聽之忽思聖體幼弱多疾且
無兄弟親子又無宿昔大臣可以保護者而彼諸福諸南
日與相結遂大感悟昻入白楨榦交通宮禁之狀因囚楨

柵杖宮女宮女遂各自服時諸南以清風誣服宮女欲殺
王孫云云而有反坐清風之議積以首相入告諸福之曖
昧清風之誣陷時　明聖王后在帷後乃大叡痛哭而叱
積曰汝以累朝舊臣受恩如何而不思報效敢以吾目睹
之事為曖昧耶積遂惶恐失措乃請罪諸福而出明日鑷鳥
宇遠啓曰管束　慈殿不使領政云而管束二字極其凶
慘故出世文字改以照管動靜矣此非爾瞻心術乎趙賊
嗣基則至此之　文定王后若使此輩逢迎時日則安知
不行幽廢之事乎
先生曰曾聞山海與松江請建儲曲折乎已丑逆獄後牛

溪松江沙溪及李希參同坐一處希參卽自以為西南間中論而與三賢相親者也松江曰汝立之黨多得於黃海道及金堤縣則其時擬汝立於黃海都事及金堤郡守者不可無罪也沙溪曰汝立本欺世盜名則其時吏曹之擬望亦例事豈能逆覩彼賊之凶乎似無必罪之義矣牛溪曰汝立在其家猶使黃海及金堤之人響應如是之多若果為都事及金堤以資其勢則　宗社之患又當何如耶其時銓官正不可無罪也因各罷歸希參直至山海家告其說山海大家驚懼適龜峰至山海乃告曰有長者欲殺我我當死矣蓋山海擬汝立時銓長而長者則栢牛溪也自

是山海大啣牛溪及松江常欲中之及山海為領相西厓
為右相松江為左相時　宣廟無嫡嗣而多王子朝臣之
議則常屬於金淑儀所出光海君　上意則方在於金仁
嬪所出信城君矣山海謂柳相曰吾等為相日久了無建
白慚負奈何今左相新忝相位必有急務可以建白者願
右相與之問訐以為同啓何如柳相遂見松江告以山海
之言松江曰今日　聖壽已高儲嗣未立建儲一事似為
今日急務未知如何柳相曰極是山海遂約兩相同入啓
請而前二日山海密招仁嬪之爭金公諒以仁嬪之勢
得為監察者謂
曰今有新政丞方欲請立光海為世子而不去仁嬪則有

不便欲除仁嬪云汝得聞否仁嬪被害則禍必及汝矣公諒大惧即入告仁嬪仁嬪泣訴　上曰願歸死於小人家上惻問之仁嬪曰今聞新政丞欲立光海為世子並殺小人及一家云云　上曰汝何從得聞仁嬪曰金公諒細言其事　上曰公諒本無識何處得聞浮浪之說乎萬無其事矣明日山海稱腹痛不来松江獨與柳相同入　搨前松江首言建儲不可不急　上既聞仁嬪言有起感之除遽聞此議遂大怒曰今吾猶在汝請建儲欲何為乎天威震疊松江遂出待罪柳相不敢出一言而退此山海除去松江之巧術而柳相實亦不知山海之謀徒為其所使也

時西人一隊密知公諒事怒其煽動宮禁之狀而司將欲請殺尹月汀曰為公諒而司合啓何其疲弊耶吾今在西銓當以公諒隸府下以罪誅之未晚昂以公諒為幕下山海知其意以語公諒公諒惧白仁嬪仁嬪即訴 上前上雖怒而無他救榮乃選駙馬于月汀之孫尹新之以為仁嬪之壻使其祖不忍殺公諒也此山海夷奸舞詐之情態而 宣廟生憎 之曲折也山海憾慰松江者又有一事時有宴會滿朝畢赴獨山海有故不往仍作詩送之年月下不書其名只書鵝翁松江見之曰此大監今日真出自家叙鵝翁二音類猫叙故一松江蓋比山海於猫也山海聞之亦深憾云好咲

好哭及光海立遂大悪山海山海亦大惧乃與仁弘爾瞻
輩投合廢母一事山海實陰謀於前而弘瞻行胸臆於後
也

先生曰沈青陽事又有非人之所可知者蓋　宣廟初
立時年十六也青陽白　仁順王后曰今　聖體方幼智
思未長於其玩好嗜慾當加裁損以為　宗社生民之福
后素嚴有法度大加禁止　宣廟於玩好等事不敢措手
或時淫泆而罵曰吾食河城之祿猶為富貴人何為在此
為田舍翁所制耶蓋指青陽也自是　宣廟大憎於青陽
東人一隊密探上意遂為排去青陽之謀惟鄭松江金黃

崗數人獨知其幾故立朱東人為小人而至於栗谷先生則不知其事只見東西分黨故以為都是偏論而初間非西人之峻激矣永叔曰松江黃崗何不言其故于栗谷乎曰松江黃崗非不知告栗谷而但栗谷本不許功謀利若聞其言則必入直諫恐致生梗故終不敢告云耳

永叔曰栗谷則以尹任●為無罪退溪則以為不無社稷之罪二先生所見不同何也先生曰其時事機不可詳知但栗谷初議削勳之際奇高峰不從三司乃有彈議高峰以副提學遂棄官還鄉中道疽發背死或曰斯文不幸明彦死矣栗谷曰斯文多幸明彦死矣蓋退溪則恒在山林高

峰宦在京師迟溪所聞無非高峰輩言也高峰既以削勲為不可則迟溪之以尹任為不無社稷之罪者無惟也蓋尹任以武夫居帷幄故迟溪則以為渠本無知之人既居大位安能執心如端人正士哉以故尤之栗谷則以為尹任雖武夫無彰著之罪而一隊諸賢皆與同好元衡元老本是叵測小人而已　仁宗之薨亦不無後世之疑故斷然以為尹任有罪則是諸賢有罪矣諸賢無罪則尹任亦無罪也既曰無罪則元衡錄勲不削何為此栗谷先生所以力主削勲而為後世大公案也

永叔問栗谷先生嘗以圃隱為忠臣而無儒者氣像尤庵

先生作神道碑曰禑昌之除事多可疑或有以問於退溪
先生先生曰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斯至論也云云願聞其曲折先生曰其時圃隱與戒　太
祖各為公黨圃隱邊則圃隱為領袖而　太祖邊則　太
祖為領袖而以圃隱之黨為小人矣及漸盛圃隱於　太
祖莫如之何思欲除去其羽翼鄭道傳輩而亦不能得矣
及辛禑死朝臣議所立於牧隱牧隱曰當立前王之子於
是立禑子昌蓋圃牧則以禑昌為非辛氏故也其後權近
奉使中國時　明太祖問叛朝昏亂變王為辛見權近詰
問其事又降責詔近受還本國不敢出見時昌亦聞　天

朝廷已遂懷怨憤乃與崔瑩欲犯　上國使　太祖往攻遼東　太祖未至遼還思以為高麗本王氏之器非辛昌之國也遂揚言以為當立王氏乃回軍還入京誅崔瑩因廢辛昌迎立恭讓王遂錄其勳而圃隱亦忝其錄矣蓋圃隱既以辛昌為王昌而身事之則何為不扶昌而忝廢立之勳乎圃隱若以　太祖之言為是而以昌為辛昌則何為當初立而革之乎永叔曰退溪嘗言圃隱之於禑昌猶王導之於晉元帝也元帝雖非司馬氏而司馬宗社則猶在禑昌雖非王氏而王氏宗社亦猶在云豈以是耶先生曰此則與牧隱當立前王子之說相符而於圃隱少有間

也大抵圉隱之意則斷無他事非以昌為辛昌也亦非不知廢昌之可爭也但　太祖回軍後群情洶懼皆伏　太祖之威圉隱若以隻手孤拳力爭廢昌之事則　太祖必曰國人皆曰辛昌而汝獨何以為王昌乎以辛為主則是無王氏也云爾則圉隱無以自解而其被害當在呼吸若圉隱就死之日即嚴朝墜亡之日也圉隱必慶此事姑忝其勳以保宗社而俟間隙欲剪　太祖之黨矣適　太祖為迎世子出赴黃州落馬傷脚未及入来圉隱乃乘其隙白恭讓黜道傳等因欲並制　太祖之家　太宗知其謀遂急往平山奉　太祖入来言於恭讓釋道傳等圉隱知

事不諧乃往　太祖家欲察其機而遇竹橋之變此其時事機曲折也蓋栗谷則以為國無不亡之國身無可失之時則圃隱之死當在於廢昌之時而不當恭立恭讓之勳也故只許其忠不許其儒者氣像也而尤庵之說所以善稱停也永叔曰孟子枉尺直尋之戒真可為萬世法先生曰然乎然矣

永叔問退溪先生既已出去而還參鳳城君竄啓何也先生曰豈敢知也權石洲有詩曰從來戊己可傷魂乙巳年間事更屯千古留名兩學士九原含痛一王孫是非滾滾終難定毀譽紛紛未易論安得長風掃陰翳高懸日月照

乾坤所謂兩學士即指晦齋退溪兩先生也頃年文谷抄石洲別集時載此詩於集中尤庵籤其上曰此詩所指如此如此公其知之乎文谷大驚即拔其詩於刊板中云曰又曰沙溪問於栗谷晦退二先生俱有畜娼事而先生之視兩先生不同何也栗谷曰退溪即是學問前事而晦齋則不然故不得不異也沙溪語錄

永叔問崔相鳴吉事先生曰尤庵嘗以為丙子之事則不足為其大罪至如　元宗追崇事及譏謗清陰之事為可惡也雖然救永安尉一事足以贖前追崇之罪而遺獨步一事亦可贖毀清陰之罪矣永叔曰追崇事何謂先生曰

此一事其時沙溪一隊皆以為不可故崔相乃於遣使上國時陰令使臣密稟於禮部尚書受其許諾然後私又密啓以為自 上教謂如此重事不可不稟於中國以為決定云爾則諸臣之異議者莫之如何矣 仁庙大喜遂如其言而乃崇 元宗此其暗昧不正大寔小人情態也永叔曰救永安尉事何謂先生曰如此如此永叔曰遣獨步事何謂先生曰崔相與林將軍慶業相議送獨步於 天朝又作奏文以訴丙子萬分不得已之狀而克明本國君臣之心迹 皇帝始知我國無罪又使都督朱宗藝答啓極其褒美此崔相之心本不似秦檜之素欲為虜而誘宋

和金也且及其獨歩事為虜所覺虜乃責我使之執送其
時遣歩之臣　朝廷不得已執送林將軍林至平山士命
事將不測崔相乃自當曰遣獨歩事林某與臣實尸其謀
臣當往矣（崔相子後亮言渠與其父在外堂忽一魁傑僧入来其父與僧獨入密室渠潜往窺聽其僧瞋目視其父曰大監與彼虜終相親乎古云此即獨歩而方受林慶業諜来與其父議往中朝也）遂與其子
後亮自行彼中蓋是行也死生所關故崔相家悉具初終
諸具以行且諸府與親友送之以銀者幾千餘兩其時清
陰亦往虜中與崔相同囚一室只隔一壁後亮欲用其銀
以贖其父而但恐清陰或知其事乃往問清陰曰散宜生
何人也清陰曰古之賢人也又曰然則散宜生所為之事

無不可底事乎清陰曰似然矣後庵曰無憂遂與其銀鄭命壽以紓其禍耳且崔相初以清陰為非真扶春秋之義翕其有釣名之心及其同囚虜中見其死生之迫頭而確乎不拔遂信其義而服其心至於清陰初亦以崔相為與素檜無異矣及在虜中見其以死自守不為虜屈亦知其心本非為虜乃於同囚隔壁之中相與唱酬詩語而其中清陰詩所謂從尋兩世好頓釋百年怨崔相詩所謂君心非石終難轉吾道如環信所隨此其為解憾一事也其後崔相家子孫則以為清陰於其祖無一相怨情誼甚好清陰家子孫則以為別無大段相好只不絶問訊而已故文

谷脩清陰年譜全沒此事尤庵見之乃書文谷曰本末俱
載年譜之體況斡憾一事本不害於先生之盛德則似不
可不載矣文谷終不肯聽且尤庵嘗謂今人每罪鳴吉和
事而無敢非後人之不乐和事此真可笑鳴吉之主和於
事勢危迫萬不得已之際則猶或可恕而至於其後名流
當宴安之時無一人敢生乐和之計只為甘心屈膝於醜
虜者為可罪也若以危急時從和者獨為有罪而宴安時
從和者必為無罪豈成說話而又何以服鳴吉之心乎
永叔問草廬甲寅後事人多疑之願聞其詳先生曰雖未
知果如何但誦所聞甲寅　寧陵遷奉後尤庵與草廬欲

同俯沙溪集於華陽自驪江同舟至忠州下陸尤庵於道中謂草廬曰何不善導子孫致有人言也草聞之大怒旋謂尤庵曰兄之孫何如也宋都正夫人德興大院君曾孫女也大院孫婦謂其女都正夫人曰吾家雖富皆大院祭田不可分梨吾無以資汝矣乃以銀二百兩授之夫人奉以藏之及夫人沒後子孫亦藏置矣時有中人嶓山宋哥者自前常親近往來於尤庵宅矣一日宋哥來語都正諸子曰渠有田畓欲賣未知有可買者乎都正長子仁一見其文案不虛遂以其銀買之其後宋哥諸族以為都正之子誘宋哥並其諸族之田畓盡買之云而遂有謗言此所謂兄之孫何如者也尤庵遂不復言其事其後尤庵謂余曰吾以朋友之道聞其子弟之有人言乃為相告而使之善導則在渠之道惟當傾聽甘受以為果有之則當警戒云云而徐且謂余曰兄之孫亦有如此人言亦當察戒云

爾則豈非相善之道乎而今渠怒聽我言若相對舉者然
烏在其相善之道云云自此仁一宋殷錫字也兄弟與草之諸
子相有不平底意思矣且癸丑年尤齋在萬義草廬在宮
村一日草廬忽送一書於尤庵曰京裏諸人每来問已亥
禮說而不瞅酬應欲作此書以示来人願點化而送之尤
庵乃遂行看過其有字病語病處手加點化其下段有曰
湯武以諸侯為天子及為天子則當以諸侯待之耶當以
天子待之耶云云尤庵乃答書曰處今之世與其呶呶無寧
默默也回還其說矣及甲寅尤庵竄長鬐草廬謫寧邊時
金潛往李舜岳家李顒之子亦来會潛即舜岳之壻而舜及顒即尹石湖之婿

岳也俄而李夏鎮入来（夏鎮即舜岳之妹夫）潛與顒子避入以聽夏鎮謂舜岳曰近觀之李惟棠最善人也舜岳曰何謂夏鎮曰不見其新禮說乎觀其說則頓改前見盖君子之道改過為貴而今惟棠能之故方欲白　上放還而收用耳所謂禮說即癸丑送来尤菴之禮說而所謂頓改前見即湯武云云一款也金潛聞其說即往長鬐以告尤菴尤菴不記草廬前說之可以東西看而起其別有新說之際尹拯適来長鬐尤菴謂拯曰近聞草廬有新禮說云其得見否拯曰未也拯辭歸時出謂叙九曰草廬禮說在此否叙九以為前禮說而荅謂宋子慎持去拯歷見子慎取觀其說而

以書責草廬草廬乃送尤庵所點化禮說而謂曰此非獨我之所為乃尤庵之所共商量者也此公素是險詖故今若不知者然而以造戒謗云拯取其說觀其點化則果尤庵筆蹟也拯亦始疑尤庵之果如草言矣且草於謫中有言曰我出一言則尤公不保首領草甥金某聞之言於尹義濟義濟言於權惟〻乃往白尤庵尤庵家子孚頗有怒言於草〻亦聞之責權惟曰汝果為虛言於尤庵否惟曰無所言矣尤庵聞之又責惟曰汝頃日何為讐言長者之說乎惟曰草丈之言則真是草丈之言而但草丈悶其言之出故少者不得不自屈耳且草廬行遣時李樟就別中

路草言前有尾後無尾之蛙說禪遂傳說於京裡曰以狼
籍莫不窃笑曰此老前何峻而後何怯也草得聞其說遂
書尤庵曰聞兄之門徒太攻嗤我何不禁止乎尤庵鄙其
為人只答以為吾輩既至此境惟當閉口而已世上嘵
付之一笑可也草廬遂以為尤庵亦攻自家云且李相翻
徃長鬐見尤庵曰日者得見草廬書以為尤徒欲並與
仁祖之統而絶之云極可驚駭盖其時宋子愼以為凡服長
子三年者適二相承三代然後乃可此本子愼統論服制
之說也草廬遂乃傳會其說以為　仁廟亦自傍支入承
大統故某之言如此因出所謂並與絶之二語也宋長城

時燾聞之大怒乃言於諸人曰此則南人之所不言而草
也言之欲起吾家赤族之禍草聞其言又以書極其詆明
矣俄而草廬蒙釋還歸中路忽上一疏以為臣之所見與
前無異不可蒙釋光城乃還出給矣其後庚申草廬又上
疏曰以　孝庙為適子非獨臣見宋某之見亦與臣無異
矣　上以為然則宋某又無罪矣遂釋尤庵付處清風尤
庵以為臣罪自若而自　上誤聽人言經冢得放義所不
安乃欲仍留長鬐不肯上来金吾郎以為自　上既以付
處中道則不可自由尤庵不得已登程未至烏嶺又蒙放
而歸華陽矣大抵尤庵終不言草事而公乐之者以其開

自已而已非係於世道及斯文如美村故也

先生曰曾聞尤庵改三臣傳曲折乎永叔曰未也先生曰崔相子後亮得見三臣傳乃曰吾父兩子主和事則後人之論斷雖至冈極吾何敢疾怨乎但以其時吾父不為之事為吾父之事則實為崩殞也至如三臣傳有曰送吳尹二臣於虜中之際吾父與吳尹俱往陽坡謂吳尹曰君等若如吾言則可以得生吳尹曰何謂吾父曰君等多引向時斥和之臣則彼虜不能盡誅君等可以得生吳尹曰不可豈以吾兩人之留生盡陷他人於不測之地乎云此則實無之事也何以明其然也其時白沙之庶子箕男以體

察使幕下目睹其事其言曰吾以體察稟命事在 御前
時崔判方押率二臣同往虜中 上曰予於食後當引見
二臣而送之崔判曰虜之催促甚急如欲引見而後送之
則臣當先往以聽其言 上曰諾崔判遂於朝前卽往虜
中二臣則食後果引見只使軍官押送云云以此觀之則
所謂俱往陽坡者豈非誤錄乎尤庵聞之曰此非吾親見
而記之蓋在於三臣本家所錄故載之矣果非實事則豈
不刪乎遂見李箕男而問之則所對如一於是刪去陽坡
一款時尤庵寓在驪州後亮方在清風任所余以書通其
事於清風清風大喜遂乘舟來謁尤庵稱謝不已又請改

一款此卽崔相反接二臣至虜營虜大喜曰若非汝則何以得此罪人遂大賞崔相崔相受之云事也尤庵曰此事亦有如陽坡之証佐則可以改矣不然則不敢改也又請改一款此卽崔相被執往虜時有一絶云我雖不殺三學士中夜思之心自驚天道由来好回掖白頭今日又西行之詩也尤庵曰然則此非先相公所作乎後亮曰詩則先人之詩矣尤庵曰然則不敢改矣終不改所請二段後亮雖未能盡遂所請而乃曰鄒家受賜於大監多矣鄒家子孫豈敢違門下云云其後子孫乃卒如彼矣陽坡事南一星所記遺事及尤庵所論中皆仍存不去而此有云云未知何所據也

先生曰吾請言玄石之所以與尹拯為貳也蓋玄石自立貳徽猷之議又得見香洞問答心中殊不自安及沃川儒生上疏曰朴某以本朝臣子何敢立貳於徽猷云或言於玄石曰彼疏非自家意思乃宋疇錫陰嗾欲殺令公矣玄石大驚疑而久不出口其後余與叙九侍坐尤庵忽有一封書見之乃玄石書也其書言或者之說曰此事信然否自聞此言亟作此書累欲呈而還止今始奉上云云蓋考其日月則正月作書六月始送也尤庵大駭叙九亦變色曰此何言也尤庵顧余曰此必有中間之說矣何以答書則可解和叔之疑盛乎余曰昔松江疑栗谷乃曰吾輩

不意盡死於叔獻之手栗谷曰然則君不過為被士禍而死吾則不免為禍士林之小人君須勿憂也以此詆荅之則似好尤庵乃以其言修荅而下端又曰吾頃與和叔同議先朝助兵錦州衛之事則徽號之爭亦何以異此玄石見其荅遂感悟曰為傾聽尤庵而漸〻生憎於少輩之與希載等連脉矣且其時崔慎方欲上排玄石疏文谷老峰止之不能宋仁一適在京乃以書告其事於尤庵尤庵即責書於慎曰玄石即余道義之交也汝以吾稱為師門而敢斥吾道義之交何也若如此則不復見我也因不封其書而送於仁一使之見之而傳於慎仁一見其書時李同

甫在座傍觀取其書而出以示玄石玄石大喜其子孫亦皆感激曰尤庵本意實如此而前日之妄加詆毀者吾等之罪也自此之後玄石家與尤庵如前矣盖玄石雖為拯之所誘惑而實趹老輩之附於戚臣故不欲與之和合勞意決退矣及甲子以後見附已之少類漸與希載等相連遂大悟以為吾之與尤庵不得者本為子仁之所誤也因大不快拯焉且拯自以為甲子以後則尤庵實孤立而人無有附之者及已巳尤庵行遣之時聞京外士子皆為救疏且其隨行者無慮數百而其時與渠相好者亦皆奔走先後拯乃大趹曰是何人心之傾向如此乎及尤庵殁後

聞玄石為之服遂大怒以為人心之傾向皆和叔之所引
也卽以書責玄石曰旣非師又非友何為服之玄石答曰
栗谷於退溪服之三月吾亦倣此為之耳拯又貶玄石之
比尤庵於退溪以書問之曰兄非栗谷宋非退溪何為必
服玄石益不悅且見拯為南徒所戴而斥尤庵益如此遂
以拯為無狀底人矣且其時諸南欲竄玄石使鄭維岳問
其可否於拯、答曰朝廷事吾豈與論乎玄石聞之大怒
又痛其心術矣此玄石所以復路之曲折也尤庵嘗曰人
之攻和叔雖如此然和叔終非拯我底人只是所見或有
歧貳故有時貶我而非其心術曲曲而然也但可畏者

拯也余曰玄石自是不親不疎底外人至於子仁實如先生之子孚也先生雖有故子仁豈敢反乎尤庵曰君之與子仁相知宜不如我矣其後尤庵之言如合符節尤庵可謂聖人矣

永叔問崔慎祭尤庵文曰人言拯也殺我先生其迹雖微其事甚顯此何謂耶先生曰崔慎言則雖未知指何事而但以吾所聞則有可言者宋奭錫 都正之兄子 甥侄即尹忠敎之妻侄也奭甥為省其姑往尼山時蓋戊辰年也拯諸宗適會飲奭甥亦忝座有頃拯曰金益勳之命止斯已矣因又曰宋某亦安知得免乎其中一尹以肱心拯而徵語曰

不知座有生客否拯曰顧旋曰南徒太盛尤丈似不免士禍可慮奚甥即歸告尤庵尤庵曰勿復為未信之妄言其後金君平萬埰又自尼山蹙眉而来告尤庵曰聞尹拯欲盡殺小生家及先生家矣尤庵又責止之此其所聞之一節也且聞諸朴泰晦其言曰李元禎之子聃命以大諫上来言於渠輩曰金壽恒則吾輩之讎人不可不殺至於宋某則錫胄之起庚申禍時方在巨濟安得與壽恒錫胄等謀乎且渠輩以宋某稱為儒宗今若加律則必謂之士禍此亦苦聞處也不如置之其中一南曰安知不與通謀乎聃命曰然則何以探知其事一南曰若使權愔問之尹

極必不諱矣果使惜問諸極乙曰不能詳知但其時與錫胄有二度書矣南人遂以為二度書必是其謀乃作已已之禍云此朴叅晦之所傳而但叅晦本非信人是可為疑然其所謂二度書則亦有苗脉而非叅晦之所可知者以此言之則似為可信永叔曰何謂有苗脉先生曰尤庵在巨濟時有疾病以病錄送尹體元(以健)使之問藥下送體元問諸鄭維岳(未叙時)維岳曰此重疴不可獨斷往議清城清城劑藥三十貼裁書送黃琓家使傳體元送尤庵尤庵服之見效乃書謝狀又送體元傳於清城清城得謝大喜云且清城欲辦大事而(庚申事)恐士林不快遂裁書以蠟燭三

十雙奉送尤庵曰聞大監於謫中每夜着書而恐魚油致眼病故敢以蠟燭代油云云尤庵又答以送此所謂二度書也此則非人云所知崇晦必有所聞也大抵余初以拯為太柔順之人及其後以其父已酉擬書載家譜献於尤庵觀之則儘是昏暗底人又其後来得聞似此之事則真狨邪小人情狀矣人不可易觀如此也

永叔問屈尹書同春所謂都是機關者亦有苗脉否先生曰此有可笑事昔已酉同春之孫炳遠與老峰之子同年司馬老峰謂同春曰先生家設喜宴未易顧先生率新恩會于吾家以為一塲歡樂如何同春許之老峰又奉邀尤庵

時尤庵以職在京方欲還山而但預定行期則上自
上下至三司若館學必皆挽留事甚不便故不欲預定而
俟間但行為計矣同春密知其意乃於宴席酒酣戲謂尤庵
曰何日但裝耶尤庵曰吾豈有但裝事乎同春笑曰都是
機關尤庵亦為之笑此蓋宴席上好戲而極乃引為攻尤
庵之嚆矢豈非可笑之甚者乎
先生曰曾聞尤春兩先生廟議事乎永叔曰未也先生曰
昔韋元成則以為庙制二昭二穆並太祖與文世室武世
室為七庙周之所謂七世之庙可以觀德者此也劉歆則
以為三昭三穆並太祖為七廟而世室則不入此殽惟有

功德者不論代數而皆為世室也其後朱子以劉歆說為是故其献廟議於寧宗曰我宋之基業積德百年而始發於太祖則我宋之僖祖實周家之后稷也至我太祖太宗而始受天命則亦如周家至文王武王而始受天命也周既以后稷為太祖百世不遷而以文王武王為世室則我宋亦當以僖祖為太祖百世不遷而以太祖太宗為世室也云云昔我　仁明兩廟遞遷之時尤庵亦主朱子之論以為我朝之　穆祖亦如宋朝之僖祖我之　太祖太宗亦如宋之太祖太宗也然則我之　穆祖當為太祖百世不遷而以　太祖太宗當為世室也且我朝永寧殿非古

也以廟制論之非有世室而只有　太祖則凡祧主皆藏於　太祖之夾室也今不以　康献為世室而以　穆祖為祧主則其祧主當降藏於　康献之夾室也以祖而藏於子孫之夾室不已未安乎此朱子所以必欲以僖祖為太祖而我朝之所當遵行也同春則以為朱子於禘祫議亦有諸侯無二宗之說然則我國本廟二昭二穆之外只有　太祖為五廟而已不當立世室也既不立世室而只存　太祖一廟則亦當以　康献為太祖而穆祖宜遷也此諸侯之君所以始封之君為祖之禮也尤庵曰此亦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朱子所謂無二宗者不見於經未

知其指意如何而且所謂始封之君為祖之禮則有不然者以周公言之則周公以上乃天子魯不得以祀之故魯以周公為祖理勢然也至若太公之封齊則太公豈不立其祖之五廟而既立五廟則又不以廟中最尊者為太廟乎云云兩先生此議終不相合矣尤庵於同春誌文中有曰不苟同是公高處者正指此而言也凡此議論實我國之大舉措兩先生之大主張也後之學者不可不知也

永叔問大規模嚴心法先生曰如為天地立心為萬世開太平豈非所謂大規模乎如上帝臨汝不愧屋漏豈非所謂嚴心法乎永叔問程子云量可學而能今人之本稟小

量果可學而能恢否先生曰世間甚事無不可學而能至於人之局量尤可學而能也如人之為科舉所汨不暇他顧是其量不出科舉之外也及其見聖賢書聞師友之言知科舉之外又有為己之學而從事焉則其量已出科舉之外矣且如人聞譽則喜聞毀則怒此其量局於毀譽之內也及其能知毀譽之不足以干我則毀之不怒譽之不喜此其量不局於毀譽之內也以此推之至於無限之量莫不皆然此則吾有所試矣永叔又問程子云韓魏公之量是閒氣所謂閒氣何耶先生曰賢以世人之自謂尊尤庵而猶病尤庵者指尤庵何處而言耶永叔對曰不害以

太峻激太固執而言乎先生曰然蓋尤庵之正難學而正當學處在於世人所謂太峻激太固執也大抵見人之非不欲正言之者舉世之熟習以其有忤於人而無益於己也尤庵則不然或見於心術之微或見於譎詐之態而有害於義理則雖平日極尊敬極親密者未嘗少假而不正不置如尼尹一事亦可見也蓋尤庵之於尹家自八松公契分不啻隆厚而且美村諸人事以仰友極也亦俛當世之望以服事焉則其在尤庵雖見其不是處姑且隱慝不譽而已則舉世之趨服於唐後者皆事尤庵而且無後日大禍之患豈不好哉尤庵非不知此而惟其既受

明天理正人心底重責故苟或有關於天理而有涉於邪說則禍福利害一切不顧必明目張膽極言不已故其時唐後事余與叙九屢稟其太峻恐致後禍至於晦錫甫則戒時泣諫曰何不念子孫至此尤庵但微笑徐謂曰使後世謂由我而天理人心得以少明而不保其子孫與和泥附邪而得全其子孫者孰為勝負耶此其尤庵之量不局於禍福利害不局於尊敬親密者也此所謂間氣之量此所謂正難學處也魏公之量亦於禍福利害一切不局故程子云然耳永叔曰尤庵此事先生自料如何先生曰極知可學而隱之於心終難學矣永叔曰然則尤庵大處淺

學終難可學乎先生曰豈其然乎但吾不能耳若謂學尤庵而不學此等處則非所以學尤庵也永叔問尤庵先生造道之域先生曰豈能盡知而亦豈敢輕議也大抵其細密處則雖未知曲之處皆極細密而至於濶大處則曲曲處皆極濶大矣永叔曰高天濶海蚕絲牛毛尤庵亦可當之否先生曰所謂絲毛處則雖未知其與朱子畢竟如何至於高濶處則不敢知其孰為優劣也先生問曰吾曾作老先生画像賛其中有曰集群儒之大成金仲和見此句以為大成二字本以伯夷之清柳惠之和皆倚於一偏故惟夫子集而大成云則以夫子顕目用之尤庵不已

未安乎云〻未知此言如何永叔曰未知其然朱子嘗稱孔子以為集群聖而大成朱門人亦稱朱子以為集群賢而大成其意以為二帝三王詩書禮樂由孔子折衷而大成也周程張邵立言著說亦由朱子折衷而大成也以此言之則集群儒而大成云者正是老先生題目而未見其未安矣先生曰誠然吾意本亦如此故尚不敢改其句矣永叔問三洲之知尤庵何如先生曰未嘗與渠從容講論雖未知其端的如何但以叅尤庵文九五利見亖為大人之說觀之則尤庵大處可謂盡知而至其微密處則或有所未詳故曾前驩相謂余不可不意見仲和講論歸一云

矣其後驥相又謂余曰近見仲和呼見頓異於前無事於講論歸一云耳永叔曰然則洲丈何為至今不狀尤庵之行乎先生曰叙九在時以誌文付驥相墓表付余行狀付仲和叙九忽下世其後諸人似不違叙九呼屬故使仲和狀其行而仲和以不敢當為辭且家狀尚未出故亦不能强使之撰出矣永叔曰家狀何為至今不出先生曰此蓋有曲折叙九編家狀强半而歿故吾使伯純宋一源字也汲卒業以為受行狀之地則伯純辭以筆力不足請與申伯謙申愈之字也共商之余曰然則商議為之似好矣及後見之則全以付伯謙而且其呼作大違家狀體格多有合修潤

處故余以此意言及伯謙伯謙亦以為然謂當修潤以送而謙忽不幸尚無見送矣且余謂伯謙曰文雖出若手當以本家子孫名代述可也謙曰當以伯純名改書云而後亦無所報矣

永叔問伯謙向来事顛末先生曰其說甚長請盡言之昔軒相李景奭作三田碑文其所稱道實有愧於人心者然其立朝清白與乙酉一事為足可稱故一時如清陰諸賢皆與之友善矣其後己酉　顯宗溫幸之時軒相為留都相同春亦以世子輔養官在京時尤庵適有媿不敢冒進行在只出次全義矣軒相忽上疏以為遠近諸臣無奔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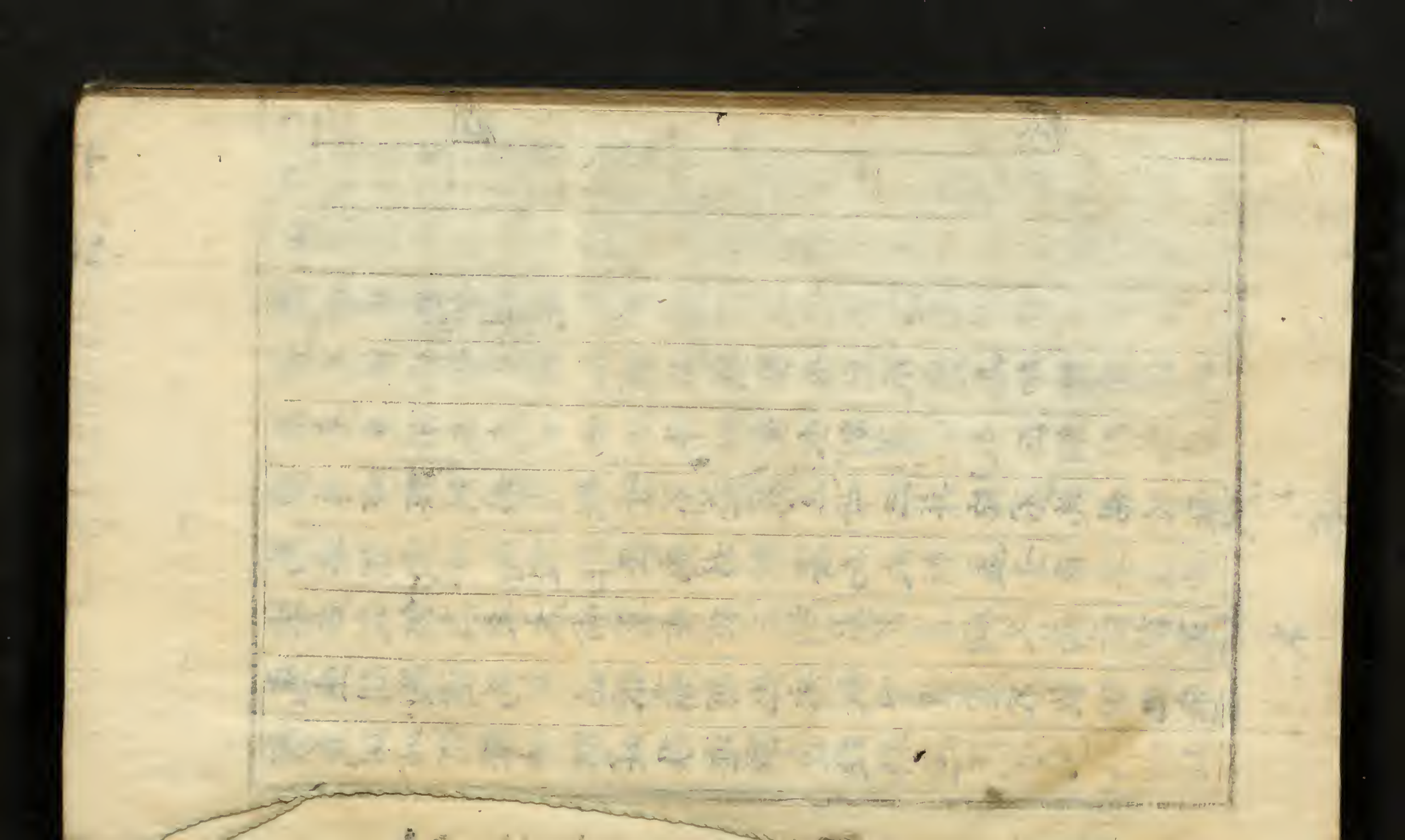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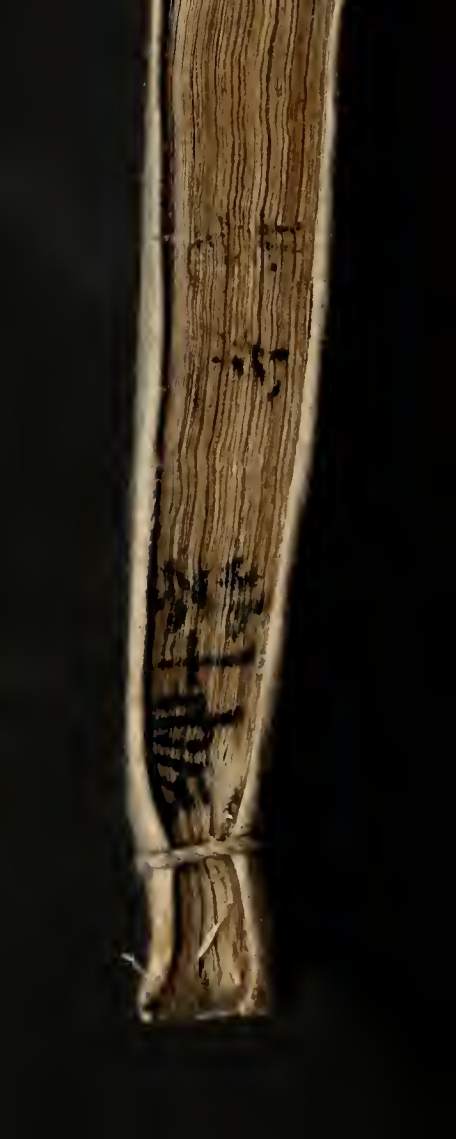
之人云〻且有無禮語尤庵聞之卽上待罪疏其未有曰孫從臣云〻軒相初不知孫從臣之為何語許積乃知撫麻碑之比孫龜事以告軒相軒相大怒以尤庵疏出示同春同春為之駮歎云其後宋判奎瀗以書問諸尤庵尤庵答以春兄亦不免駮歎他尚何望云矣及頃年李廈成為其祖稱卞誣疏乃引同春之駮歎藉以攻尤庵故其時門生卞誣之議起於京中而鄭慶由纘輝之字送其疏本於余使之可否余時適有病俾孫兒讀而聽之初不知誰人所草及聽其文勢知出伯謙手也至其中間同春事有曰舉世承順服習而某獨斥之則無怍其譁然而宋某之駮歎干

某何事哉昔明道伊川云云處吾亦初以為千某何事承上諱然之說着故吾荅處由以為某嘗一事而先生似此貶議不欲聞云矣其後聞伯謙之言則其本意以諱然只說舉世之人而以千某特為明道云云之起頭云伯謙本意果是如此而但某之駭歎之上不着且夫至於等文字而只直承於諱然之下則人之見之無惟其如我之初見矣此伯謙不能善稱停文字處也且兩門之所以致紛紜者又有說焉其時余之迷孫謄其疏此段送其婦翁宋炳翼炳翼以示伯純伯純初亦以為伯謙不如此去而懷中朴廷采宋夏績輩得聞其說遂崔躍而起至詆伯謙為斯

文亂賊而又世濟之誣上及其祖則為伯謙者豈不痛心蓋夏績者本與謙家有怨故欲因此以攄其私憤其設心可謂無狀矣自是伯純亦激怒以為若以不誣尤庵之人為亂賊則是以尤庵為亂賊矣懷中之徒聞其言即謂伯純亦與伯謙並誣同春云而並攻伯純矣因此兩家子孫互相角立俄而懷中七八人列名問我以罰伯謙事余答以申某事誠為謬妄而豈有索瑕人之未出文字以致齋罰之理乎云矣其後余往華陽洞伯純伯謙亦来會余為釋謬妄二字以責伯謙伯謙曰此則不待辭畢而服矣余因謂伯謙曰君之此事本亦不能無失今若一番稱過則

許多紛紜都無事何乃固執如此伯謙曰彼輩不惟誣小生而辱及先祖雖欲稱過將安所稱過耶余曰然則當以稱過之辭數語送書於我則我以示懷人使之都無事矣伯謙曰此則歸當如教云而竟不送書且乙酉四月伯謙来此相對九日力言謝過之事謙又曰歸當如教而亦不肯焉是何難事而固執如此乎伯謙病痛處也至於兩家子孫則吾常謂尤春兩先生自少同遊溪上因為道義之交至春堂臨終時互以高山仰止一條清氷相為推與尤庵聞春堂病疏自華陽達夜馳来以省春堂春堂握尤庵手而指壁上高山仰止四字曰此吾所以思公也回又曰昔退溪有病乃曰若見思庵則吾病瘳矣門人曰思庵何如退溪曰思庵乃一條清氷也今吾病則雖思庵来不可

瘳也尤庵曰一條清氷何須思庵兄自存在腔子裏矣至於世人亦每並稱沙門之兩宋則今兩家子孫相為不得殊非美事而其流之弊終必至於春堂子孫或有毀於尤庵者尤庵子孫或有毀於春堂者矣當此三分五裂之時豈可以微末事致此不佳底爻象何不汲汲相與謝過以全舊義云爾則宋稱舉以為一源若稱過則吾當釋憾而今一源不稱過則吾不忍先屈矣宋伯純則以為彼既以我為侮辱春堂今若稱過則我果若侮辱春堂者然既無侮辱之事則宜無謝過之義矣如此相持轉成乖激聽我說話不啻秦越而伯純則責我以何不判斷邪正稱舉則責我以何不斥絕純謙此

何義理此何擧措耶此乃近事之梗槩也

先生問儀禮爲舅姑服朞何也永叔曰禮意不敢知也先生曰大抵人之大倫莫重於三綱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而子爲父斬臣爲君斬妻爲夫斬蓋子臣妻之所重莫重於父君夫故子不爲父臣不爲君父母三年妻不爲夫父母三年此聖人制禮必本三綱以爲萬世之法也惜乎魏仁浦不識聖人之本意妄加增重遂爲後世不易之典也